

玉观音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89727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897278>.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杨戬/殷郊 , 姬发/殷郊 , 戩郊 , 发郊 , 考彪
Character:	殷郊 , 杨戬 , 姬发 , 崇应彪 , 伯邑考
Additional Tags:	ABO , 骨科 - Freeform , 三角关系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17 Updated: 2023-10-28 Words: 34,789 Chapters: 9/?

玉观音

by [Monopoly002](#)

Summary

- *大家都是殷寿的养子paro，全员骨科
- *戩郊非典型先婚后爱，发郊分手后阴暗爬行，加一点点丧偶考彪
- *含民国、ABO、先婚后爱、真伪骨科、火葬场.....要素过多，自行避雷

殷公馆

1.

姬发回到殷公馆那天下雨了。

七月正值朝歌的梅雨季节，到处都是潮湿黏腻的腐锈味儿，衣角一拧仿佛就能滴出水来。阴暗、潮湿，恰如眼前这座公馆给姬发的感受。

“少爷，到了。”

坐在前排的吕公望回头对他讲，姬发点点头，将手里的报纸合上准备下车。还没等他摸到车门把手，车外就有佣人替他开了门。

殷府的佣人早已举着伞候在轿车外，姬发顺从的从车上抬腿跨下，就着佣人的伞步入公馆。到达门厅时姬发身上仍和车内时一样清爽干燥，只有锃亮的皮鞋溅上了些许水珠。

姬发抬头打量这座半年未归的老宅，殷公馆是一如往常般的奢华气派。这栋房子是二十年前帝乙作为军阀占领朝歌后建的，虽然样式老旧了点但家具装潢都是一等一的上乘。后来帝乙去世、蒋主席上台，殷寿又接任朝歌市市长，这座公馆便辉煌至今。

公馆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金灿灿的玄鸟塑像，乃是殷老爷子亲自立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殷家流传下来的祖训，时至今日每每殷家子孙回到家中，都要对这个塑像拜上一拜。

“二少爷，您回来啦！”

姬发前脚刚进门，后脚一位老妇人便喜笑颜开地迎上前来，姬发见到她也笑了笑，脱下身上的风衣递给她。

“陈妈，”姬发唤她，“好久不见。”

“是呀，二少爷好久没回来啦，老爷他们都想你喽！”陈妈笑咪咪接过风衣，熟练地挽在手臂上，“快进屋坐着吧，大少爷已经在里面了！”

姬发顺着陈妈的视线向屋内望去，殷郊穿着件白色的长衫正靠坐在沙发上抿茶——想来他今日是没有排班，所以穿着便衣在家喝早茶。滚烫的茶水飘出氤氲的水汽，连同垂在额前的乌黑发丝模糊了殷郊锋利的眉眼；莹白的长衫在腰侧系了绳结，勾勒出殷郊精瘦的腰身，显得挺拔又纯净，像朵误入凡尘的云。

姬发喉结微动，迈腿往客厅走去。

他停在离殷郊两米的位置，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唤了他一声：“殷郊。”

殷郊闻声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礼貌又疏离地回应道：“二弟。”

姬发抿抿唇，没再说话。他沉默地在殷郊对面的沙发坐下、抖开报纸，继续看他在车上没看完的晨间新闻。片刻后他听到陶瓷与梨木桌面沉闷的敲击声，姬发抬眼，看到殷郊拎起茶壶又倒了一杯热茶，起身推到了他的面前。

姬发赶紧俯身接过那杯茶，靠近茶几的那一瞬姬发闻到一缕淡淡的玉兰香气——那是殷郊的信香。

客厅内再一次陷入沉默，好在这次没持续多久，就被一声清脆的“大哥、二哥！”打破了。

姜文焕梳着顺滑的油头、身着灰色的三件套从门口匆匆进来，他亲热地在殷郊身边落座，同殷郊打招呼：“大哥，好久不见啊！”

姜文焕是殷郊舅舅家过继过来的孩子，和殷郊原是表兄弟、又从小一齐长大，两人关系自然亲密得如同亲兄弟一般。

“好久不见，三弟，”殷郊笑着拍拍姜文焕的手背，“这次去南边出差还顺利吗？”

“可顺利了！”姜文焕小鸡啄米般点头，说，“南边的货商听到二哥是黄伯伯的女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们的订单！你说是吧，二哥？”

忽然被提及，姬发端着茶杯的手停在空中，在二人的目光下僵硬的点头。他去看殷郊的神色，却只瞧见他平淡地把目光移回姜文焕身上。

“这次回来，应该不会再走了吧？”殷郊关切地捏捏姜文焕的胳膊，皱着眉说道：“你看你，都累瘦了一圈……”

话音未落，大门方向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崇应彪和鄂顺苏全孝三人穿着土黄色的军装踏门而入。崇应彪走在最前面，他大步走来、重重地拍在姬发的背上。

“哟，这不是姬大少爷吗——”崇应彪阴阳怪气地嚷道，“怎么，终于舍得从南边回来了？”

姬发冷笑一声，讥讽道：“我怕我再不回来，殷家在朝歌的产业就要被某人败光了。”

“你！……”

“算了四哥，父亲还在呢，少说两句……”

苏全孝从后面扯了扯崇应彪的袖子，崇应彪才堪堪住了嘴。他冷哼一声，翘着二郎腿在姬发沙发的另一头坐下。

苏全孝和鄂顺对视一眼，走到左右两头的单椅上也落了座。

崇应彪虽然排行老四，但实际年龄却比姬发还要大上一个月，只是当年他爹崇侯虎把他扔到殷家时殷寿已经收养了姬发和姜文焕，崇应彪自然就成了四少爷。而崇应彪本人一直对他要叫姬发哥哥这件事耿耿于怀，于是两人事事都要比拼上一番，呛声打架都是常有的事。

五弟鄂顺和幺弟苏全孝虽和崇应彪一同念军校出身，性格却都比崇应彪沉稳许多。但也正因为性格内敛，又都是中庸，平日里没少被崇应彪呼来唤去的。

见到人齐，管家令下人端来茶水和茶点，姬发出门前没吃早饭，便多吃了几块曲奇垫肚子。殷郊见了对陈妈打了个手势，陈妈心领神会，很快便拿了个纸袋子塞给姬发。

“这是桂香斋卖得最俏的西饼，很难排的！”陈妈对姬发说，“二少爷要是喜欢就带点回去！”

姬发推脱不过，只好收下。他向陈妈道谢，眼睛看的却是殷郊的方向。

可殷郊没在看他，他垂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楼上传来木板的吱呀声，原来是这公馆的主人、他们的父亲——殷寿姗姗来迟。几兄弟都立起身来，整齐地叫了一声：

“父亲。”

殷寿披着睡袍，由下人搀扶着来到客厅中央。他右手扶着额，脸上难掩疲态——姬发知

道，这是他们父亲的老毛病头疼又发作了。

殷家军阀出身，到了殷寿这一代手上没了军权，却也是分得个朝歌市市长的高位。据说当年这位子本是留给殷寿的哥哥殷启的，结果殷启还没来得及任职就患了急症去世，殷寿便接替了哥哥的位置。

殷寿虽不是殷家的嫡子，从小没怎么被当做继承人培养，但上位后干得却是风生水起，政商两界都混得如鱼得水。收养的五个养子成人后更是在军政商各行各业开枝散叶，让这朝歌明里暗里都姓了殷。

不过殷寿到底是年岁上来了，加上这几日朝歌不很太平：殷寿手下的得力副将接连意外身亡、生意上也出了几个大纰漏，殷寿因为此事愁得旧病复发，不得不提前将姬发和姜文焕从南边紧急召了回来。

殷寿接过下人递来的粉彩万花杯装着的咖啡——比起传统的茶他更喜欢这新奇的洋饮品——他啜了一口，才缓缓说道：“今天把你们都叫来，是有一件喜事要宣布。”

几兄弟对视一眼，都不知道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殷寿眯起眼睛，笑着用空余的左手地揽过殷郊宣布道：“你们大哥与昆仑商会李会长的儿子订了亲，半月之后就举行婚事。”

这话如同一枚炸弹扔在池里，顿时炸开了锅。几双眼睛霎时齐刷刷地定在殷郊身上，殷郊满脸错愕，显然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父亲，这……这会不会太匆忙了？”姜文焕是第一个开口的，他皱着眉头试探着说道：“而且我听说李会长的两位长子都已经成家了啊？只有一个小儿子还在念书，都没到成婚的年纪呢！”

“不是那三个儿子，”殷寿摇摇头，又饮了一口咖啡，“他常年在外国留学，最近才回朝歌，你不知道很正常。”

末了殷寿又补充一句：“他很快就会接手昆仑商会的事务，文焕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和他认识认识。”

话底下的意思不言而喻。

“父亲，”一旁沉寂许久的姬发忽然开口道，“我觉得这事还是需要听听大哥的意见……”

姬发向殷郊投去目光，炙热、又晦暗不明，殷郊却给了他意料之外的答复：

“我同意，”殷郊面无表情地说，“我同意这门婚事。”

“哈哈，好！不愧是我的儿子！”殷寿爽快大笑，又郑重地拍了拍殷郊的肩膀才转身离去。姬发还想说些什么，被殷寿摆摆手不耐烦地打断了。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应彪，”殷寿扭头叫道，“你跟我来书房一趟。”

“是！父亲。”崇应彪赶忙低头跟上去，临走前他瞥了一眼姬发，姬发脸上的神情是说不出的微妙。

他和殷郊几年前闹出来的那些事兄弟间都心知肚明，殷寿离场后气氛霎时间就尴尬起来。鄂顺和苏全孝大眼瞪小眼，都不愿说话恐怕触了殷郊和姬发的霉头，最后还是姬发开了口。

他说，殷郊，婚姻乃是人生大事。

言下之意是，这桩突如其来的婚事未免太荒唐。

殷郊却像没听懂似的，淡淡答道：“那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殷郊！”姬发终于忍不住了，他急切地拉住殷郊的衣袖，“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李家儿子，你说嫁就嫁？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姓甚名谁吗？你连他的面都没见过，就敢这样轻易地应下这门婚事？你知不知道坤泽一旦被标记……”

殷郊忽然皱着眉退后一步，他将袖子从姬发的手里挣脱开来，皱着鼻子说：“姬发，收收你的信香。”

姬发这才发现自己情绪一激动，不自觉地将乾元的信香释放了出来。空气中飘散着一缕杜松的淡淡香气，将原本那一点玉兰的味道冲散得一干二净。

“抱歉，”姬发也后退一步，他手垂在身体两侧，仍是不赞同的神色，“……我可以去找父亲再谈谈。”

“不必了，”殷郊像是对这个话题失去兴趣一般快速讲道，“父亲为我找的丈夫必定是仔细考察过了的，想来是不会亏了我的。”

“怎么，”殷郊笑着反问他，“父亲当年给你定的亲事亏待了你吗？”

此话一出，两人间登时多了一股火药味儿。姜文焕紧张地左顾右盼，生怕两人说出什么更骇人的话来。但姬发没有再出声，他垂着的手紧紧握住、指甲都掐进肉里。殷郊不服输地和他对视一阵，姬发忽然冷哼一声，转身朝门外走去。

姬发憋着一肚子火，脚下生风，前来打伞的佣人根本跟不上他的步伐，只能举着伞在后面狼狈的追着。微凉的雨滴滴落在姬发的脸上，姬发恍若未知，快到院子大门口时姬发最后回望一眼，屋内身着白色长衫的殷郊仍远远的立在那儿，像一座无悲无喜的观音像。

就这一回头，害的姬发迎面撞上一人。他速度快、把那人撞得差点翻倒在地，他赶紧回神，伸手去扶那个倒霉蛋。

被他撞倒的是一位丰神俊朗的年轻男士：他穿着剪裁得体的米白色西装、打着青灰色的领带，头顶还戴着个千鸟格的舌帽，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想必是哪家的少爷公子；不同的是他的头发并未像姜文焕那样整齐的梳在脑后，而是慵懒的披在肩头，带着精心打理过的弧度，叫人从着一板一眼的西装里品出点飘飘仙气来。

“抱歉抱歉！”

姬发连忙把人扶正，这才得以仔细瞧见男人的相貌——男人有山峰一般的眉骨，却有潭水一般的眼睛，目中无端流露出些许慈悲。他笑着和姬发道谢，更觉出些不入尘世的仙风道骨。

姬发想，此人出现在殷公馆门口，想必是殷家的客人。于是出于礼节姬发同他作了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姬发。”

“你好你好，”男人礼貌地同他握手，笑着回复他：

“我是殷郊的未婚夫杨戩，请问殷郊在吗？”

初雨降

Chapter Notes

■哥哥：

见字如晤，展信舒颜。

今日先生教会我写信，说信是写给不在身边的思念之人的话，我很想念哥哥，所以给哥哥写了信。

与你已分别数月，不知哥哥现如今在何处、是否安好？

你走后我有认真吃饭，认真念书，认真训练，师傅昨日还夸我学得快呢！“父亲”对我也很满意，我一切都好，你不要担心。

.....

很想你。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

弟■■谨上，元年二月廿一日

2.

黑色的轿车在柏油马路上平稳地行驶着，殷郊端坐在后座，旁边是他认识不到一个小时的未婚夫——杨戩。

殷郊用余光去打量身边的男人，正好撞上男人偷偷看他的视线。被抓包的杨戩慌忙将目光收回，不一会儿耳根就染上淡淡的粉色。

他的未婚夫脸皮还挺薄的——殷郊暗暗想道。

殷郊的目光又顺着杨戩的耳朵往下移，在杨戩白色西装的肩膀后侧发现了一圈深色的水渍后他微微蹙起眉。

“你在外面站了多久？”殷郊问。

“嗯？”杨戩听到殷郊同他说话，迅速地转过头来。他想了想，说：“大概两三个小时。”

“这么久？”殷郊惊讶的挑眉，又问他：“你怎么不进来？”

杨戩老实地回答：“从你家出来的...就是那位姬先生，他说你不在家、让我改日再来。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寻你，索性在门口等你回来。”

殷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方才他打算出门的时候却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陌生人蹲在他家院子门口，可怜兮兮的，像条被遗弃的幼犬。

他路过的时候男人蹭的站起来，把殷郊吓了一跳，罪魁祸首却直愣愣地盯着他，半晌冒出

一句：“你都长这么高了。”

这没头没尾的话让殷郊相当困惑，就在他想转身离开时男人像终于清醒过来似的连忙叫住他：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杨戩。”男人向他伸出一只手，“我就是李会长的儿子，你的……未婚夫。”

未婚夫？

这个陌生的词语令殷郊不禁一愣，好在他很快反应过来。

“你好，我是殷郊。”

殷郊抬手握住杨戩伸出的手，杨戩重重地握了一下又飞快松开，只在殷郊手掌上留下一点微凉的触感。

随后杨戩恳切的邀请他出去吃午饭，殷郊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于是两人现在并肩坐在狭小的车厢里，略显尴尬地相顾无言。

“……”

“不好意思，我想二弟他是弄错了。”

殷郊扶额，心里升起一丝对杨戩的愧疚。他想了想，同杨戩说道：“这样吧，等会儿的午餐我请你，就当是替我弟弟赔礼道歉了。”意料之外的是杨戩很快拒绝了。

“这怎么行？”杨戩闻言睁大了眼睛，嘴唇微张着，“我今日是特意来请殷公子吃饭的，殷公子可不能抢去这难得的机会……”

杨戩语气里有几分委屈，好像真怕他不答应似的。殷郊无奈地笑笑，回过头找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靠在皮革软垫上。

“殷郊，”他说，“叫我殷郊就好。”

半小时后，轿车停在一条清静的街道上。杨戩先一步下了车，随后撑伞走到殷郊那一侧帮他开了车门。他还绅士地摊开手掌让殷郊扶，闹得殷郊脸上微微发烫。

我又不是什么穿着高跟鞋的小姐太太……殷郊腹诽道，却还是将手放上了杨戩的掌心。杨戩收拢五指，微微用力将他从座位上拉起来，却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很快放开。

他牵着殷郊，直到走到餐馆内才松开。殷郊左手抚上被杨戩牵过的右手，感觉刚刚被触碰的皮肤如同火烧一般热起来。

殷郊抬头环视这家餐馆的装潢，是家古色古香的朝歌本地饭店，淡淡的线香香气充斥着殷郊的鼻腔。殷郊转头同杨戩打趣：“听说杨先生常年在外国留学，还以为杨先生会带我去吃什么西餐大餐呢。”

杨戩笑着解释道：“在外久了，就念着这一口家乡的味道，你想吃西餐的话，下次我再带你去。”

他贴心地为殷郊拉开椅子，两人落座后，堂倌上来端茶倒水，杨戩熟练地点了菜，雅间里很快只剩下二人。

等待上菜的间隙殷郊问他：“你经常来这家餐馆吗？”

“小时候来过几次，”杨戩答，“可惜出国之后就没机会再来了。”

“这么看来，杨先生也是朝歌本地人？”

杨戩点点头：“是，十二岁之前我一直在朝歌生活。”

“这么小就出去念书？”殷郊有些惊讶，“想必杨先生的家人定是对你寄予了厚望的。”

杨戩端起桌上的青花瓷杯喝了一口。

“昆仑商会每年都会资助一批孤儿留洋念书，只有表现最优异的才有资格回国帮忙打理商会。所以……也算是一种厚望吧。”

“……抱歉，”殷郊轻声说，“我不知道。”

杨戩摇摇头：“无事。我很幸运，李会长不仅出钱供我读书还收我为养子，而且他还……”

“他还让我认识了你。”杨戩那潭水般清澈温柔的眼神于是又落在了殷郊的脸上，他注视着殷郊重复道：“我很幸运。”

这番话让殷郊的刚刚冷下去的面颊又烧起来：他一面想杨戩不愧是留过洋的尽会油嘴滑舌，一面又觉得杨戩看他的眼神比初生的小鹿还要纯净——有这样眼神的人不会说谎。

殷郊顿时觉得气氛微妙，好在来上菜的侍应生救了他，他慌忙将视线从杨戩的眼睛挪回饭桌上。冒着热气的菜品被端上桌，色彩鲜艳、香气扑鼻，叫人食指大动。只是一位瘦小的侍应生端着一碗砂锅汤从殷郊旁边经过，不知道怎么绊了一下，锅里汤汁撒出几滴，不偏不倚的落到了殷郊胸前。

“殷郊！”

杨戩刷的一下站起身，差点掀翻了桌前的碗碟，端汤的侍应生连声给殷郊赔不是，脸都吓白了。殷郊倒是淡定，挥挥手表示无事，只让他把汤放下去取条毛巾来。

“我没事，”殷郊捻起胸前的衣服低头看了眼说，“只是几滴鱼汤而已。”

“但这是刚刚出锅的滚汤，你真的没有被烫到吗？”杨戩焦急地绕过桌子来到殷郊身侧，此时侍应生已经飞一般地跑出去取毛巾了，他单膝跪地，试探地恳求殷郊：

“可以让我帮你看看吗？”

“我真的没事，不信你看……”

殷郊边说边解开了领口的一字扣，他把衣领向两边扯，露出两截红绳和一片蜜色的肌肤。

“你看，说了没事吧！”殷郊眨眨眼。

杨戩盯着他胸口那一小片皮肤晃了神——殷郊发现他的未婚夫一愣神就喜欢微微张嘴，还怪可爱的。

就在时间太长以至于殷郊思考自己要不要先把衣服扣上的时候，杨戩忽然开口问他：“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

“你说这个啊？”殷郊探进去根手指把一个青碧色的玉坠从衣服里勾出来，“玉观音，家人给我的。”

“你知道嘛，男戴观音女戴佛——”殷郊指尖在玉坠上点了点，“说是能保平安的，便一直戴

着了。”

这时侍应生拿着毛巾回来了，杨戩从他手里接过沾了水的毛巾，在油污处小心地反复擦拭，直到几点油印变成淡淡的浅黄色，才接过那枚玉坠轻轻放回殷郊衣领里，仔细地帮他把扣子给扣好。

这点小插曲没有影响到接下来的用餐，走出餐馆时殷郊笑眼盈盈地向杨戩道谢：“谢谢你，这顿饭吃得很愉快。”

“那真是太好了，”杨戩嘴角也噙着笑，他不好意思地垂下眸，“冒昧邀你出来，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你能高兴就好。”

雨已经停了，两人并肩走在街上，杨戩忽然说道：“出来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你会不会讨厌我。”

殷郊愣了愣：“我为什么要讨厌你？”

“我知道，这桩婚事……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杨戩平静的望向他，“如果你已经有了心悦的人……”

剩下的话飘散在七月温热又潮湿的风里，但殷郊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没有心悦之人。”他只是淡淡地回复道。

到了车前，杨戩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那……我下次还能再邀你出来吗？”杨戩问。

殷郊笑着点点头，他婉拒了杨戩载他一程的请求，目送杨戩的车消失在街角。待确定杨戩已经走远之后，殷郊的脸色瞬间沉下来，他快步回到刚刚的饭店，一脚将大堂一个穿着灰色青年装的男人踹翻在地。

“说吧，谁派你来的。”殷郊冷冷地看着他，“姬发、还是我父亲。”

男人捂着屁股求饶道：“哎哟！大少爷，小的、小的真的只是碰巧在这里吃饭而已！”

殷郊冷哼一声，没再理睬地上的男人，转身大步流星的离开了。

与此同时，朝歌市内一座奢华的洋房里。

“哎哟，崇公子，您可来了！”

凌乱的房间中央站着一个身穿黑色警服的中年男人，他露出满嘴黄牙谄媚地笑着，崇应彪懒得分给他一个眼神，只是伸手朝他问道：“你发现的重要线索呢，在哪儿？”

“在这呢在这呢！”

中年男人连忙将一团白色绸布递给他，崇应彪一层层掀开，里面躺着一枚金色的弹壳。

“这就是你说的线索？”崇应彪捏起弹壳对着光左右看了看，“和普通的好像没什么不同啊？”

“哎呀，崇公子这就有所不知了！”中年男人急忙说道，“这种子弹可是美国来的新货！黑白两道上都很少见，现在在朝歌能弄到这种货的，要么刚从国外回来、要么就是认识南边那群枪贩子！”

崇应彪盯着手中的金属块儿，砸吧几下嘴巴，又将弹壳包回了白布里。

“知道了。”崇应彪把布团塞进上衣口袋，抬腿就要走，中年男人慌忙拉住他。

“崇公子！那个，我升职的事情……”

崇应彪闻言停住脚步，他回身揽住男人的肩膀，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胸口。

“你放心，”崇应彪在男人耳边低声说道，“殷家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崇公子，谢谢崇公子！”

摆脱了男人崇应彪回到车里，前排的士兵回头问他：“队长，我们现在去干嘛？”

“开车。”崇应彪惜字如金。

“回殷公馆。”

纸鸳鸯

3.

那日过后殷郊又和杨戩约会了几次。

吃饭、看电影、买书、游湖……杨戩温柔又绅士，如同朝歌的秋雨一般悄无声息地进入他的生活。殷郊在不知不觉间同他亲密起来，直到有日被心细的女同事问起，才一语惊醒梦中人。

“殷郊，快和姐姐们说说，你是不是正和谁交往呢！”

苏西是殷郊同楼层的护士，平日里素来爱八卦。她本来还在和休息室里另几位同事聊楼下太平间丢失的尸体，见殷郊来了，话题猝不及防地转到了他身上。

殷郊闻言脖子慢慢腾起一阵红雾，他瞪了苏西一眼，道：“没有的事，你尽瞎说。”

“我哪有瞎说，平日里就属你殷医生走得最晚，这几天跟变了性似的，到点就走！”

苏西捂着嘴唇咯咯笑起来：“看来我们殷公子当真是铁树开了花——都知道害羞了！”

其他几位女同事也跟着哄笑起来，殷郊说不过苏西，只能红着脖子低头啃手上的油条。见殷郊不再搭理她们，苏西也不再自讨没趣于是女士们的话题又回到时兴的发型和新出的香水上去了。

殷郊学的是西医，毕业之后就在本地的中央医院工作。像他这般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本来得先在医院当个三五年的助手，但殷寿大手一挥给医院捐了一栋楼，殷郊便立刻成了位正式的医生。

殷郊在院里有自己单独的诊室，他今天上的白班，在椅子上坐了整天的诊，就在殷郊揉着眼睛昏昏欲睡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

“医生，我来替李靖先生取……殷郊？”

殷郊循声望去，杨戩正拿着病例本站在门口，满眼欣喜。他今日把头发全部扎了上去，藏在一顶米白色的巴拿马帽里，比往常少了一分温情多了一分凌厉。杨戩向他走来，近了殷郊才发现这人耳上还挂着一枚素银耳环，之前被披下的长发遮住了，如今才显露出来。

殷郊忙了一天，能见到熟人聊上两句自然也是高兴的，他热切地招呼杨戩进来坐下。

“你是来替李会长拿药的吧？”殷郊接过杨戩的病历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我记得李会长的药已经吃了三个疗程了……这是最后一程，吃完这批，腰不再痛的话就可以停药了。”

殷郊握着钢笔在病例单上龙飞凤舞，等他写完抬头一看，杨戩正含着笑坐在对面温柔地注视他。殷郊蓦然想起今天早上女同事说的话，一卡壳便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杨戩先一步开了口，他惊讶道：“原来你是医生，你都从来没提起过。”

“一份很普通的工作，”殷郊笑笑答，“没什么好提的。”

杨戩神色认真地反驳他：“怎么会呢？救死扶伤、治病医人，医生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殷郊笑笑没说话，把写好的病历本合上递给杨戩。

“父亲常常和我夸赞他的主治医师年轻有为、细心周到，真没想到竟然就是你。”

杨戩边说边接过殷郊递来的病历本，他的手指轻轻擦过殷郊的手背，仿佛一阵春风吹过池塘，让殷郊平静的内心泛起涟漪。

“是李会长过誉了，”殷郊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只是替他看个腰疼的小毛病，哪能算得上什么年轻有为。”

殷郊叮嘱了杨戩几样注意事项，又问杨戩知不知道药房在几楼，杨戩点头，表示自己之前曾陪父亲来复诊过一次。

“真奇怪，”杨戩随口问道，“那次来怎么没有见着你？”

“可能我让主任叫走了，同事替我代的班吧。”殷郊说。

杨戩撩起袖子看了眼腕表，柔声问道：“你是不是快下班了？我今晚在新查理餐厅订了位，你要一起去吗？”

殷郊想说今晚要回殷公馆陪父亲吃饭，话还没来得及出口诊察室的门就被人一把推开。一个熟悉的面孔在门口朝殷郊大喊道：“不好了大少爷，二少爷他受伤了！”

殷郊认出这人是姬发的副手吕公望，果不其然半秒后另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门后——姬发捂着左手的手臂，有暗红色的血液从他的指缝里汩汩往下流。

殷郊下意识攥紧了拳头，他瞳孔轻颤，目光在杨戩和姬发两人之间快速地来回扫视。姬发显然也没有想到屋内还有别人，本来舒展的眉头在瞧见杨戩的那一瞬就沉了下去。

“杨公子。”姬发冷冷开口道。

“姬公子，幸会。”杨戩礼貌地微笑着同姬发打招呼，他微微颌首，目光移到姬发手臂上的伤口时又露出担忧的神情：“姬公子这是怎么了？流了这么多血，应当尽快包扎才是。”

说罢还回头问殷郊：“殷郊你这有纱布吗？是不是楼下急诊室才有？”

若不是杨戩仍气定神闲地坐在门口唯一一张凳子上，姬发都要以为他真的在关心自己了。

“劳烦杨公子挂心了，”姬发勾着嘴角说道，“一点小伤，让我哥帮我处理一下便是了。”

“倒是杨公子……”姬发眯起眼睛，“是来看病，还是来看人的？我瞧杨公子气色红润，倒不像是生了病的样子。”

“他是来帮李会长拿药的。”

殷郊抢在杨戩之前替他回答道，他匆匆从桌子后起身，递给杨戩一个抱歉的眼神，扔下一句“我去找护士拿碘伏和纱布”后快步向门外走去。

“不用了，”经过姬发时姬发拉住他的手臂，说道：“我和你一起去。”

姬发回头朝杨戩微微欠身：“先失陪了，杨公子。”

殷郊被他扯着手臂往外走，路上来来往往的病人都对两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殷郊不禁低下头。姬发轻车熟路地拉开一间储物室的门，把殷郊推了进去。

姬发背靠在门上，堵住狭小房间唯一的出口，他幽幽地说：“这杨戩倒是个急性子的，你们才订婚几天？就追到工作的地方来了？”

“你不要胡说，”殷郊不看他，低头在货架上找棉球和碘伏，“他今天真的只是碰巧来帮李会长拿药的。”

殷郊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只是他抿紧的嘴唇和绷紧的肩膀还是暴露了他此刻的情绪。而殷郊不知道的是，他这副紧张的模样反而取悦了姬发——自从他结婚后殷郊对他总是冷淡的，没有过多的情绪波动，连怨恨也不肯多施舍给他一分。

现如今和杨戩订婚后，殷郊又鲜活起来，有了几分从前清澈开朗的模样。只是一想到这些变化都是另一个男人造成的，姬发心里又堵得慌。

片刻后殷郊拿着镊子和棉球站到他跟前，皱着眉对他吐出两个字：“脱了。”

姬发顺从地脱下西装和衬衫，殷郊这才发现姬发伤得比他想象的要重——刚刚套着深色的外套不觉得，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才发现姬发半个袖子都被鲜血染透了，满眼的红色触目惊心。

殷郊呼吸一紧，脱口而出的话里是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关切。

“你怎么又把自己弄成这样？”殷郊嗔怪道。

他用镊子从玻璃罐中夹起消过毒的棉球，小心翼翼地擦拭伤口周围的血迹。姬发的伤口横在胳膊上，很长、但不深，殷郊观察后觉得暂时不用缝针，他边清理伤口边问姬发：“你这伤怎么弄的？”

“工地上的钉子划的……嘶——轻点。”姬发痛呼一声。

殷郊瞪他一眼：“怕痛不知道小心一点？你等下最好去打针破伤风，然后拿着单子去楼下开点消炎药。纱布每天换两次，记得不要沾水，还有……”

姬发受伤的位置在大臂上部，为了方便包扎他脱光了上衣，殷郊弯腰凑在他胸前絮絮叨叨，鼻息全打在他光裸的皮肤上。姬发垂眼凝视着殷郊头顶的发旋，感觉自己仿佛又闻到了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玉兰香……

姬发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低头把鼻尖凑到殷郊的颈后，如同蜻蜓点水一般飞快地吸了一口。殷郊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猛地后退两步，手中的棉球也掉在地上。

殷郊周身气压迅速低下来，他阴沉着脸质问姬发：“你干什么？”

姬发也拉下脸，目光变得尖锐又凶狠、像是要将殷郊整个人拆吞入腹。

“怎么，”姬发声音仿佛结了霜，“杨戩闻得我闻不得？”

“你闭嘴！”殷郊被他气红了脸，大声呵斥道：“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姬发似笑非笑：“哦？那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上过床喽？”

空气中又隐隐升起熟悉的辛辣香气，姬发凑到殷郊耳边，嘴唇贴着殷郊的耳廓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那他知道你在床上是怎么叫的吗？”

“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屁股流的水都能把我手打湿，他会不会……”

“啪！”

殷郊扬手甩出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姬发没有躲闪，结结实实挨了这一掌，脸颊上很快肿起一道五指印。殷郊怒目圆睁，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似是气急了，他把光着身子的姬发晾在原地，一把拉开储物室的门冲了出去，姬发在身后叫他，殷郊头也不回。

殷郊是真气坏了，他没想到姬发竟然还敢提起当年的那种事来激他。殷郊怒火中烧，像匹失控的马驹在走廊里横冲直撞，有辆推车被他撞到，砸在墙上留下个浅浅的坑，惹得一旁的护士惊叫一声。殷郊班也没心思交了就想直接离开，冲到楼梯口时忽然想起杨戩还坐在他诊察室里等他，又只能咬咬牙往回走。

回到诊室门口时殷郊深吸了一口才气推门进去，杨戩见到他回来站起身，发现殷郊面色不虞担忧地问：“殷郊，你怎么了？”

“我没事，”殷郊咽了口唾沫，他快速地对杨戩说：“抱歉，今晚不能和你一起去吃饭。”

“没关系的，可以下次。”杨戩好脾气地笑笑。

殷郊送他离开，杨戩随他走向电梯口，快要分别时杨戩突然问他：“我可以抱抱你吗？”

“什……！”

不等殷郊反应过来杨戩便俯身环住了他，这个拥抱没有情人间狎昵的暧昧、也不似兄弟那样的落落大方，杨戩的手只是虚虚搭在殷郊的肩膀上，身体也没有贴到殷郊的前胸。从远处看，仿佛只是两人亲密地在说悄悄话。

杨戩突如其来的拥抱既没有让殷郊感到不适，也没办法让人忽视它的存在。殷郊怔怔地想询问杨戩抱他的原因，还没开口鼻子就先一步闻到缕淡淡的香气。

这股香气同殷郊那日和杨戩在餐馆里闻到的线香香气十分相似，清淡又不失醇厚、沉静却又悠扬，夹杂着没有攻击性的草木清香缓缓笼罩了殷郊。

殷郊终于迟缓地意识到——这是杨戩的信香。

不同于姬发时而沉稳厚重时而辛辣刺激的木质信香，杨戩的信香让人感到平和，殷郊恍若置身静谧空旷的梵境，方才的焦躁与愤懑都如烟雾般消散在虚空中。

杨戩只将他搂在怀中短短十来秒就松开了，但殷郊身上那股淡淡的杜松味已经被线香味完全取而代之。杨戩的笑温润如旧，眼神却不似平日那般清明，他理理殷郊的衣领，启唇说了句话。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殷郊的耳朵里。

杨戩说：

“不需要的东西，我帮你清理掉了。”

送走杨戩后殷郊在医院楼下被吕公望拦住，这位副手告诉殷郊姬发在车里等他一齐回公馆，怎么也不肯放殷郊走。殷郊不喜为难别人，只好上了姬发的车。上车后殷郊一个眼神都没给姬发，他心里还憋着气，索性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旁边肿着半边脸的男人。

车开出去大概半里地，殷郊交叠在腿上的掌心忽然传来微弱的触感，殷郊狐疑地睁开一只眼，瞧见一只小巧的纸鸟静静躺在他手心。

殷郊捧起它，沉默地注视着这只病例单折叠而成的尖头小鸟。小鸟躯干上隐隐透着墨迹，翅膀下纸的边缘很毛躁，显然是被人随手裁下的，但对折的印记却工整笔直，显露出折纸人的熟练。

就好像已经叠过了成千上百次。

殷郊忽然开口问：“写的什么？”

“对不起。”姬发答道。

幼时殷家找人来与殷郊算命，算命先生食指点着他眉心的痣说他天生菩萨心肠，容易心软——现在姬发只用了寥寥三个字，殷郊的火气就消去大半。

直到车子停在公馆门口，殷郊也没再和姬发说一句话，但一路上那枚纸鸟都被殷郊攥在手心。

两人到家时是六点五十分，离殷家固定的晚餐时间还差十来分钟。其他几个兄弟已经早早地到了餐厅，见姬发和殷郊一同进来，几人都似见了鬼般睁大眼睛。

姬发在姜文焕左手边坐下，殷郊坐在姜文焕右手边。姜文焕先是惊呼一句“二哥你的脸怎么了？”，随后又皱着鼻子在殷郊身上嗅嗅。

“大哥你去祭拜姑姑了？”姜文焕小声问他，“身上怎么一股香火味儿。”

殷郊边尴尬地笑笑边用余光瞥姜文焕身后的姬发，不出所料的看到姜文焕每说一句姬发的脸色就黑上一分。

殷寿也下楼入座后兄弟几人就停止了闲聊，殷家讲究寝不言食不语，一家人沉默地在白色长桌上用餐。佣人端来餐后甜点时殷寿忽然问道：“应彪，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殷郊知道殷寿指的是张部长的案子。张一是朝歌交通部部长，一直暗中帮殷家用铁路走私卷烟，上星期被人袭击在家中饮弹而亡，今早他亲弟弟的尸体也在一栋乡间别墅里被发现。

“报告父亲，已经有些眉目了。”崇应彪用餐巾擦过手后从兜里掏出一把漆黑的手枪放在桌上，两指抵着推向殷寿。

“上次在张部长家中发现的弹壳核实过了，和这次杀死他弟弟的子弹是一个种类。能用这种子弹的手枪目前只有这把美国新造的‘黑撸子’，我问过警署的曹彪子了，他说……”

崇应彪顿了顿，眼神若有所指地飘向餐桌上的某个方位：“他说这种枪目前只有在美国和南边才能买到。”

“你知道朝歌港口每天有多少美国船只和南方商贾进进出出吗？”姬发顶着崇应彪不怀好意的眼神若无其事地切了一块牛肉塞进嘴里，“我们崇队长查了这么久，就查出了这么一点模糊不清的线索？”

“当然不止，”崇应彪将眼睛眯成一条狭长的缝，嘴角勾起意味深长的笑来，“今早在别墅现场还发现了凶手的血迹，根据血溅在墙上的高度我们判断凶手昨晚在行凶时手臂或肩膀被子弹擦伤。”

“我的好二哥，你不会刚好手臂或者肩膀也受了伤吧？”

姬发抿着嘴沉默，殷郊也不自觉握紧了手中的刀叉，其余几人都低头盯着面前的盘子，偌大的餐厅里一时只剩下墙壁上双眼挂钟的轻响。

“我吃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殷寿突然开口，他拿起桌上的餐巾擦了擦嘴，起身对殷郊说道：“殷郊，陪我出去走走。”

“是，父亲。”

殷郊匆忙放下餐具，扶着殷寿走出餐厅。父子二人缓缓走在殷公馆静谧宽广的院子里，周

围是梧桐树叶的沙沙声。到了院子深处，殷寿忽然停下脚步。

“我听说，警备司令部的刘处长在你们院动手术？”

殷郊闻言呼吸一滞，手心冒出些许汗来。

“……是，父亲。”

殷寿冷笑一声：“这个老东西，张一前脚刚死，他后脚就要把他儿子塞进来。想要这个位子，也太着急了吧！”

殷寿宽大的手掌攀上殷郊的肩膀，如同猛兽的利爪一般缓缓收紧。殷郊站在七月傍晚微热的暖风中，背上却沁出一片冷汗。

“上一个你做得不是很好。”

殷寿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同飘在空中的鬼魅。

“相信这次你不会再让我失望。”

笼中雀

Chapter Notes

■哥哥：

展信舒颜。

又是一年春天，不知哥哥是否还记得今天是我的生辰？

七岁那年你学母亲给我煮长寿面，为此挨了父亲好大一顿骂。我不知道，还嫌难吃，如今却非常想念那碗面的味道……

今天吹蛋糕蜡烛时“父亲”问我许了什么愿，我说希望我的枪法能快点进步，“父亲”很是高兴。

我没告诉他，其实我许的愿是哥哥能早日回来。

……

我会一直等你。

弟■■，三年三月四

4.

“您好，我来领抑制剂。”

殷郊将申请表格从窗口递给里边穿着护士服的女人，女人拿起来扫了一眼，把表格又扔给殷郊。

“坐那边儿等吧，”女人头也没抬地说道，“还有十几号人才轮到你呢。”

“好的，谢谢您。”

殷郊点点头，顺从地前往一旁的等候区。今天是每月政府发放坤泽抑制剂的日子，殷郊早早地便来医院取了号等待拿药。来这领抑制剂的大多都是年轻女士，只有少数几位男士局促地坐在角落里，殷郊无视了周围几位小姐投来的好奇目光，随意找了个空位坐下。

他右手边坐着一位正在看书的女士，殷郊落座时匆匆瞥了眼她手上的书，封面上写着“商府秘话”四个大字，似是现下流行的话本小说。

这药房里坤泽众多，空气中各种香气交织在一起，熏得殷郊头晕，他索性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没多会儿他听到一阵高跟鞋细碎的踢踏声，接着一道脆若银铃的声音响起：

“婉婉姐，你又在看这些本子啊！”

被称作“婉婉姐”的女人细声细气地回复她：“月儿，你也来取药呀。”

“是呀！婉婉姐，你今儿看的是……呀！”

月儿忽然惊呼一声，然后压低声音说：“这，这不是前几年的那本禁书吗！”

“嘘——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淘来的，”婉婉也压低了嗓子，“花了这个数呢！”

两人的对话引起了殷郊的兴趣，他悄悄支起耳朵。

“这本书当年可有名了，后来不知道怎的就被政府查封了……婉婉姐快和我讲讲这本书说的究竟是什么罢！”月儿说道。

“这本书呀，说的是朝歌城一户姓商的大户人家、他们家中发生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写得可有意思了！这商家表面风光，背地里却什么肮脏的事都做，啧啧……”

名叫婉婉的女人咂舌两声，才继续讲述。

“我现在正看到商家大少爷去世的片段——这商家大少爷，年轻时喜欢在外面鬼混，和舞女生了个私生子。商老爷讲面子，因这孩子生母身份卑贱不肯认他，连个名都不肯给、就给了个字，把他养在府里当下人。后来这大少爷娶了太太、又生下个儿子，这私生子的地位就更低下了。”

“这大太太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平日里没少欺负这孩子，于是有一天夜里……这私生子就把大太太推到井里淹死了！”

“啊？”月儿难以置信地惊叹一声，又问：“然后呢然后呢？”

“这事儿私生子做得利索，没人知道是他干的，于是这私生子继续留在了商家。后来大少爷得了重症，为了活命竟然想拿私生子做活人祭！这私生子哪能坐着等死？一天夜里又用锤头把他父亲敲死了！商家不敢让家丑外扬，只敢对外宣称大少爷病歿。”

婉婉叹了口气感慨道：“这叫恶有恶报、业果自食啊！若是商家人能对这个孩子好一点，又怎会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咦？这事我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呀？”月儿嘟囔着说，“我爹爹曾和我说过朝歌有位达官贵人就是被人砸死对外宣称却说是病死的，好像就是……”

“殷先生！殷先生在吗？”

“在、我在！”殷郊慌忙应声，如同大梦初醒一般睁开眼。他起身去窗口领药，离开前最后看了一眼那本书，方才发现原来那书名的下方还印着小小一行字：

「伯邑考 著」

真是个奇怪的名字，殷郊想。

领完抑制剂殷郊提着袋子走出药房，难得周末他打算去郊外散散步，便叫了司机在马路边候着。然而等他拉开车门进入车内，驾驶座上坐着的人却叫他大吃一惊。

“崇应彪？”殷郊惊讶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崇应彪抬眼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答：“殷寿有事找你，让我来接你，所以我替你的司机放了假。”

说罢崇应彪踩下油门，汽车轰鸣一声发动起来，窗外的景色开始缓缓倒退，殷郊坐在后座警惕地盯着崇应彪的后脑勺。

崇应彪来殷家来得晚、性子又要强，殷郊一直与这位四弟不太对付，也没到姬发那种针锋相对的地步，他只是...不太知道该如何和崇应彪相处。

这几年殷寿对崇应彪愈发信任，一些不便旁人知道的事情都交由他来处理。现在突然让崇应彪来找他，不用想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事在等他。

“父亲有提是什么事吗？”殷郊问他。

“你只顾实话实话便是了。”崇应彪没有正面回答。

一路无言，崇应彪载着殷郊到了成汤商会楼下——这里原本是殷寿一手建立的、现在正交与姬发打理，殷郊心里泛起一阵不详的预感。

两人来到楼上，门口站着两位手下向他们点头致意。崇应彪在他身前推开门，门打开的那一刹殷郊知道自己的预感应验了——姬发正低头跪在地上、看不清神情，他对面坐着面色不虞的殷寿，眼中满是压不住的怒火。

“父亲！这.....”

殷郊惊慌地闯入屋内，下意识地就想替姬发求情，未曾想殷寿那滔天的怒气竟也是冲着他来的——殷寿眉头一拧、沉声朝他诘问道：

“殷郊，你弟弟手臂受了伤、你怎能不告诉我一声？”

殷郊脸色一变，了然殷寿这是知道了姬发去医院找他包扎的事情，本想求情的话语在喉咙里滚动几番，只能挤出“父亲”、“我”几个音节来。殷郊咬咬牙，干脆咚地一声也跟着跪在地上。

“抱歉，父亲！”殷郊低头朝殷寿认错，“我不是有意瞒着您的，只是觉得这等小事不必叨扰父亲.....”

“小事？哼！”殷寿紧着鼻子冷哼一声，“你倒是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殷郊刚想辩解，一直沉默的姬发忽然开了口。

“是我让大哥别告诉您的。”

姬发疾声解释道：“那晚得知杀害张部长的凶手手臂中弹、前日我又正好在工地被划伤手臂，我怕父亲误会，所以不敢告诉父亲.....这都是我的错，请父亲责罚！”

姬发说完双手相对抵在额头，用力磕在地上。崇应彪本来抱着手臂在一旁看戏，见此情况忍不住张嘴讥讽道：“是划伤，还是擦伤啊？二哥可要分清楚了。”

殷寿冷眼看着姬发，眼神在他身上停留片刻后移向跪在他身前的殷郊，上位者不动声色地发号施令道：

“殷郊，你是医生。帮你二弟看看，到底是划伤、还是擦伤。”

“是.....父亲。”

殷郊咽了口唾沫，他仍是膝盖点地着缓缓挪到姬发跟前，挡在姬发和殷寿的视线中间。姬发闻言也直起身来，抬头对上殷郊的视线，他眼中没有恐惧和慌乱，反而夹杂着几分玩味和暧昧。

姬发用嘴型无声地对殷郊说：“帮我脱。”

殷郊瞪他一眼，不明白姬发现在怎么还有这些心思，更何况还是当着殷寿的面！两人安静地对峙几秒，最后殷郊的手指还是认输般的抚上姬发的领口。

他指尖微微颤抖着，一颗一颗解开衬衫的扣子，解到最后一颗时因为太紧张几次也没能成功，姬发的手忽然覆上来，握着殷郊的手将布料与那枚小小的圆片儿分开。

殷郊将姬发的衬衫褪至手肘处，取下纱布露出那道长长的伤痕。伤口已经结了痂，变成一条微微肿起的褐色的缝。

“父亲请看，这道伤口切面平整，显然是被锐利的物体划开所致。”殷郊托起姬发的手臂向殷寿展示，“而且伤口的宽度不到半指，若是子弹的擦伤绝无可能这么窄、至少得是弹头的两到三倍宽。”

“总而言之，这确实不是被枪打伤的。”殷郊总结到。

“既然不是枪伤，我问你那天晚上在哪儿，你为什么不说！”

殷寿怒吼着，用力拍了下桌面，巨大的声响让殷郊打了个抖。这时吕公望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殷寿面前。

“报告老爷，少爷不敢说我说！其实、其实那天晚上二少爷是去了极乐门！”

极乐门是朝歌城最大的歌舞厅，也是朝歌最有名的声色场所，城里的达官贵人们确实喜欢往那儿凑，但姬发……姬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殷郊在心底诧异道。

“那日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二少爷前去作陪，二少爷便去了。后来二少爷喝多了，和人发生了冲突，还被、还被小报记者拍了下来……老爷您请看！”

吕公望从兜里掏出几张灰色的相片，急忙递给殷寿，殷郊顺势瞄了一眼，上面的人的确是姬发。

“照片我已经从记者那儿赎回来了，但二少爷怕您知道这件事生气，所以才不敢说……但二少爷对老爷绝无二心，还请老爷明鉴！”吕公望说着又扑通一声拜倒在地上。

殷寿细细端量那些相片，一旁的崇应彪倒沉不住气了，他也冲到殷寿面前大喊道：“父亲！这、这肯定是姬发编了的谎来骗您的！您千万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

“够了！”

崇应彪话还没说完便叫殷寿打断，他怒气冲冲地瞪一眼崇应彪，将相片一扔拂袖而去。

“真是胡闹！”殷寿骂道。

“父亲！”崇应彪连忙跟了出去，一顿霹雳哐啷的动静后，屋内只剩下了殷郊与姬发二人。

殷郊看姬发一眼，又将纱布帮他缠回伤口，姬发低头盯着他动作，眼中是殷郊未曾察觉的深情。

姬发用目光悄悄抚摸殷郊的脸——先是额头上那颗眉心痣、然后是殷郊深邃的眼窝和轻颤的睫毛、最后是他红润的嘴唇……

忽然姬发抬手抚上殷郊的脸，指腹摩挲着殷郊的下巴，视线流连在殷郊薄薄的两片唇上，他说：“你知道吗，人们都说薄唇的人薄情。”

殷郊闻言笑了，像是一声叹息：“也许吧，只是这厚唇的人也不一定痴情。”

他偏过头，轻轻从姬发手中挣开来。姬发的手没了支撑点自然下落，落在殷郊的胸前，姬发感受到指关节敲在一个硬硬的物什上——是殷郊掩在布料下的玉观音。

姬发心里登时泛起一阵酸涩。

殷郊没再与他交谈，帮姬发整理好衣物就起身往外走，姬发想跟上去，却因为跪太久一时腿麻落后几步。

“殷郊！”

等姬发的腿终于恢复正常，他连忙追至楼下，却不曾想在大堂见着了此时他最不想见到的人——

杨戬西装笔挺地站在门口，温和地笑笑。

“又见面了，姬公子。”

池中露

5.

杨戩回到朝歌后常常梦见留洋时的日子。

他们被送出去时年龄尚小、外语也只会几个最简单的单词，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刚到时就没少吃苦头：不会说外语打不上饭、因为肤色被同学欺负、没钱只能穿着单衣过冬……

然而熬过了初来乍到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后才发现，比身体上受的苦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苦——孤独。

与他同行的学生里不少都在异国他乡找到了消解孤独的好办法：他们日夜泡在酒精里、与金发碧眼的女孩们牵手拥抱，或是干脆同本地人结婚生子……仅有杨戩始终孤身一人，终日弯腰俯在桌前埋头苦读。

曾有位与他关系尚可的同伴问他这些年是如何一个人捱过来的，杨戩只是摇摇头答，我从未是一个人。

那看来你将来也是不会留下来的了，同伴说道，杨戩轻笑着点头。

是了，他说，我是一定要回去的。

毕业那天他是唯一一位登上回国船只的，其余人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留在他乡。那位与他关系尚可的同伴前来为他送行，彼时同伴刚与一位本地女孩儿订下婚约，脸上时刻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杨戩望向男人的脸，心里想道原来即将与心爱之人走进婚姻殿堂的人是这般模样。

喜悦、兴奋、紧张，可能还会有些许的不安与恐惧——但无论是哪种情绪都不会如殷郊现在这样。

他偏头望向身边的殷郊，自他们在殷公馆相识那日起，殷郊总是这样的：平淡地、不带任何情绪地望向前方，微微蹙起的眉头像一阵乌云般终日笼罩在他的头顶，让他宝石般乌黑的眼睛都失去了光泽。

杨戩一直在想，殷郊不该是这样的——他应该如同草原上奔驰的骏马、天空中翱翔的雄鹰，肆意、自由，发着太阳般的光和热——万万不该是现在这般的一潭死水、好似这世间万物都无法在他心中泛起一丝涟漪。

兴许是他的注视太过明显，殷郊也转过头来看着他，语气中带着些许担忧地问：“杨戩，你直接离开真的没有问题吗？昆仑商会的账单不需要你亲自过目吗？”

意识到殷郊还在担心刚才的事情，杨戩无奈地笑笑，说：“没事的，昆仑商会与成汤商会合作多年，吴叔他们对这些事务熟悉得很，可以放心的交给他们。”

况且两家商会交易账目有误这件事本就是刻意捏造出来拖住姬发的，只是这就无需让殷郊知道了。

殷郊将信将疑地点点头，两人并肩走了几步，杨戩忽然问他：“他总是这样吗？”

“什么？”殷郊没有反应过来，有些懵懂地眨眨眼睛，杨戩耐心地向他解释：“我是说姬发，他总是这样为了工作就抛下你一个人吗？”

殷郊对这个提问显然有些意外，他先是惊讶地睁大了眼，随即又勾起一个浅浅的苦笑：“父

亲很器重他，他重视商会的工作是应该的，更何况……”

“更何况我们只是普通兄弟，他没有必要顾着我。”殷郊淡淡答道。

杨戩没有立刻接话，只是轻轻拉过了殷郊的手，殷郊的身体僵硬了一瞬，却也没有挣开。

于是他又张开五指，加了几分力道从殷郊的掌中穿过、扣住，从简单的握手变为了亲昵的十指相扣。

感知到他的动作殷郊的神色又灵动起来：他先是快速地扫了几眼周遭，发现四下无人后又剜他一眼小声道：“这是在大街上！”

杨戩用眼睛细细捕捉着殷郊这一点难得的情绪波动，抬起另一只手将殷郊额前几缕碎发别到耳后，柔声说道：“你于我是第一位。”

殷郊耳尖悄悄爬上绯色，面上却不露声色：“胡说什么呢。”

两人牵着手又走出一段路，成汤商会选址讲究上风上水，不远处即是涛涛江水，快到江岸时殷郊问他：“婚礼的日子定了吗？”

“定了，”杨戩答，“就在这月的十三日。”

“这么快？”殷郊惊讶地看向他，“父亲说是半月后，我还以为至少要等到下旬……”

杨戩回想起那日养父的话：“本来确实是打算月底再办的，但如今世道不太平，上月王会长的公子结婚前一日在家服药意外身亡、喜事变了丧事，会长担心……殷郊，怎么了？”

感受到手背上的手指忽然收紧，杨戩停下脚步朝殷郊投去疑惑的目光。殷郊站定在原地，背对着他望向碧波荡漾的江水，半晌才开口说道：

“杨戩，你觉不觉着人就像这江里的一滴水。”

殷郊的轮廓在光线下显得模糊，他的声线平稳听不出喜悲，却总能让杨戩尝出苦涩。

“每个人出现或消失、挣扎或翻滚，无论如何地用力都被淹没在这滚滚的长河之中，就好像……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们…我也会消失在水面之下吗？”殷郊问他。

没等他回答，殷郊又回头露出一个抱歉的微笑：“不好意思，自顾自说了些奇怪的话。”

杨戩摇摇头，他不知道殷郊在苦恼什么，只觉得这副面容不应当露出这般愁苦的神情。于是他上前一步，轻声问道：“要试试吗？”

殷郊再次茫然地眨眨眼睛，杨戩松开他的手绕到他右侧的护栏旁，指着栏杆下的江面说：“要试试吗，看我会不会消失在水里。”

殷郊面上露出惊慌的神色，像受惊的兔子般往后退，语无伦次地喊道：“我、我胡说的！你，你别——杨戩！”

他第一次无视了殷郊的请求，翻过栏杆纵身朝水面跃下，殷郊在他身后伸手想要拉住他，却只捞到一片衣角。

护栏离水面的高度不高，很快杨戩就听见水花在耳边炸开的声音，接着世界在一瞬间安静了，只有气泡上浮的低低的咕噜声。他在水下睁开眼，意外地看到水面上一个黑影朝他扑来——

是殷郊。

殷郊愤怒的脸骤然出现在他视线里，眼睛眯成一条缝、小脸也皱成一团，颇有些滑稽。杨戬瞧着忍不住笑出了声，只是因为在水下，笑声变成了一长串气泡朝水面涌去。

没想到这串气泡让殷郊误会他呛了水，殷郊双腿一蹬，猛地凑近他，旋即杨戬嘴唇上传来温热的触感……

那一刻杨戬的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眼前是骤然放大的殷郊的脸。不知过了多久杨戬才反应过来——是殷郊在吻他。

殷郊在与他接吻。

杨戬眼睛睁得是从未有过的大，他愣愣地看向眼前殷郊轻颤的睫毛和漆黑瞳仁里倒映着的自己震惊的脸，木讷地感受着殷郊手覆上他的肩膀，舌尖颤抖却坚定地撬开他的嘴唇，将带着体温的空气渡过来。

湿热的氧气如同电流般钻入他的身体，唤回了游离已久的理智。杨戬往后微微仰头将两人相连的嘴唇分开，几颗小小的气泡从中间逃逸出来。他双手扶上殷郊的腰，用力向下一蹬将两人一齐带出水面。

他托着殷郊游到岸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感到脖子一紧——殷郊扯过他的领子瞪着眼朝他怒吼道：“杨戬你疯了吗！突然就往水里跳，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会水——”

“你别生气……”杨戬赶紧抬手覆上殷郊的手给人顺毛，他安抚性地拍了拍殷郊的手背，柔声解释道：“我留学这些年住在海边，已经学会了游泳…你别担心。”

殷郊红着眼眶瞪了他一会儿，像忽然卸了力气般松开他，低头瘫坐在草地上。杨戬从口袋里掏出手巾拧干，俯身擦掉殷郊额上滴落的水珠。

待将殷郊脸上的水擦拭干净后，他伸出左手轻轻抬起殷郊的下颚，让他的视线与自己的交汇。

“你看，”杨戬唇角噙着淡淡的笑意说道，“我没有消失，你也没有。”

“总有一天，我们会从水中游上岸的。”他说。

这句话宛若一句不知所云的承诺，好在殷郊没有去仔细与他计较，殷郊眉头一拧忽的给了他肩膀一拳，杨戬痛呼一声，再抬眼时殷郊已经从草地上站起了身。

殷郊站在七月微热的暖风中，居高临下地朝他伸出手，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似是终日笼罩的阴霾被驱散。殷郊眉眼弯弯，浅笑着嗔怪道：“还不快起来，等下衣服上全是泥了！”

杨戬见殷郊笑起来也终于舒了一口气，他握住殷郊的手，借力从草地上起身。他今天穿着深褐色的西装，裤子上的污渍还不算显眼，可殷郊穿了身浅色的长衫，下摆上已然全是泥巴。

“抱歉，让你把衣服弄脏了。”杨戬拎起殷郊的衣角不让它拖在地上，担忧地问他：“你冷不冷？要不我送你回成汤商会换身衣服？”

殷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无事。我平时方便下夜班休息租了间公寓，就在这条街的尽头，你随我回那儿换身衣服便是。”

杨戬点头答应，两人在街边随手招了辆黄包车把两人拉到了殷郊的公寓楼下，殷郊邀杨戬上楼去把湿衣服换下来，杨戬想了想拒绝了。

“我中午还约了客户吃饭，”杨戩随口诌了个理由，“抱歉，我可能得先走一步。”

“啊！”殷郊愧疚地挠挠脸，低头抬眼问他：“我是不是耽误了你工作？对不起我……”

“明明是我自己跳下去的，你不必道歉。”

杨戩打断他，无奈地摇摇头，心想殷郊怎么养成了个动不动就道歉的习惯……他轻轻拍去殷郊肩膀上的水草，低声道：“而且我说了，你于我才是第一位。”

见殷郊又红了耳根，杨戩也不再多说，只朝他柔声催促道：“快上去吧，等下吹了风又要着凉了。”

殷郊一步三回头地上了楼，杨戩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楼道里才转身离去。他走出去大概百米，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开到他身旁停下来。

杨戩看了眼，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座。他微笑着同驾驶座的中年男人打招呼：“吴叔，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被唤作吴叔的男人见他落汤鸡般的模样慌忙递上纸巾，“小少爷，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杨戩接过纸巾，说：“我无事，账目那边的事办得怎样了？”

“回少爷，成汤商会那边核实无误后就送我们走了，并没有多说什么。”吴叔答道。

“那之前我让你查的‘黑鲁子’的事情，你查得怎么样了？”杨戩又问道。

“呃，回少爷，这件事……属下还在尽力查。”吴叔的回答忽然结巴起来，他狭长的眼睛如蜻蜓点水一般瞥了两眼杨戩，又移回前方。

“不过我敢跟您保证，那把枪绝不是从我们的货里流出去的！”吴叔高声承诺道。

杨戩斜着眼睛扫了他一眼，片刻后才说：“那就好，烦请吴叔开车送我回商会吧。”

“好嘞，好嘞！”

吴叔连忙点头哈腰地应下来，他载着杨戩回到了昆仑商会，恭送着杨戩进了房间。待房门一关，吴叔脸上讨好的笑容瞬间变了色，他沉着脸朝站在角落的一位年轻人招了招手，年轻人快步走上前来。

“都他娘的怪你这个蠢货！”年轻人刚到跟前吴叔就给了他狠狠一个凿栗，他小声骂道：“跟你说了上万遍扣下来的货不要卖给商会里的人，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闹出这么大的事，要是被老爷他们发现了，你我都是要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吴叔，我、我也不知道雷震子他是要拿着去刺杀张部长啊！”年轻人捂着脑门委屈地辩解说，“而且老爷他们让您来查这件事，这不是说明他们还不知道这货是我们偷出去卖的吗？您像往常那样随便找个借口不就……哎哟！”

没等他说完吴叔又是一个凿栗，气红了一张脸指着他鼻子低声吼道：“你以为只有李家在查这件事啊？殷家也正查着呢！我能瞒得过老爷，我瞒得过殷市长吗！”

吴叔叹了口气，焦急地来回踱步了两圈，又走到年轻人跟前小声抱怨：“而且这雷震子又是我们昆仑商会的打手，这人证物证皆指向李家，万一真被殷家知道了，我们迟早也要跟着遭殃！你真是……气死我了！”

年轻人自知惹了大祸，声音都在发抖：“吴叔，那…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吴叔摸着胡子沉吟片刻，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找个人替我们背了这黑锅！”

“吴叔，我想到一个人！”年轻人连忙凑到吴叔脑袋边耳语道，“这两天您让我跟着雷震子，我瞧见他去城西的茶馆见了……”

吴叔闻言眼睛一亮，手掌一拍大叫道：“好！这真是太好了！”

他回身握住年轻人的手，低声说：“快！跟我上车，我想到一个可以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绝佳人选！”

“谁，谁啊？”年轻人询问到。

吴叔摸了摸胡子，阴仄仄地笑了。

“北区警卫队队长，崇应彪。”

不栖梧

6.

“哼～哼嗯～嗯～”

今日天气大好，崇应彪心情不错，躺在办公室椅子上边喝茶边哼着小曲儿。正打算闭上眼睛一会儿，手下忽然推门进来。

“队长，”手下躬身在他耳边说道，“外面有人找你。”

崇应彪不耐烦地咂舌一声，把翘在桌上的腿放下来，朝门外大声喊道。

“谁啊？”

话音刚落，房门再一次被推开，来人脸上挂着谄媚的笑，胡子跟着一颤一颤。

“崇队长，在下吴六呀！”

“噢，你是昆仑商会的吴叔吧？快，请进。”崇应彪挥挥手，让手下把人领进门，面上却没什么笑意，“不知您找我是有何贵干呀？”

“回崇队长，”吴叔朝他拱手拜了拜，笑言道，“在下这是来给崇队长送礼来了！”

吴叔从袖子里掏出一把黑色的手枪，崇应彪瞄了一眼，给了手下一个眼神，手下心领神会地退出房间、还将房门顺道关了上。

吴叔谄笑着说：“在下得知崇队长正奉殷市长之命追查刺杀张部长的凶手，特此来为崇队长献上一次抓捕凶手的绝佳机会……”

崇应彪闻言眉峰一挑，饶有兴趣地盯着男人问道：“您这么说，是已经知晓凶手的身份了？”

“正是！”吴叔眯了眯眼睛，“实不相瞒，在下得到一条非常可靠的情报，这凶手……正是岐山赌场的打手——雷震子。”

“岐山赌场……没记错的话这是你们昆仑商会的地盘吧？换句话说，这雷震子是你们昆仑商会的人呐。”崇应彪似是疑惑地摸摸下巴，问道：“吴叔，您这是跑到我这儿出卖自家人来了？”

“哎哟，崇队长说笑了！”吴叔尴尬地干笑两声，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说道，“虽然这雷震子是我昆仑商会的人，但这背后指使他的可另有其人呐！这人正是……”

吴叔故意顿了顿才说道：“正是您的兄长姬发公子！”

崇应彪像是终于来了兴趣，手臂撑在桌案上问他：“吴叔，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你说背后指使之人是姬发，可有证据？”

“当然有！”吴叔连忙答道，“我派手下跟踪雷震子数日，发现他每隔五日便会去城西的茶馆与姬公子私下会面！更何况黑撸子价格昂贵，若是背后没有人资助，雷震子他一个小小的打手怎么能付得起？”

“你的人有听到他们会面时说了什么吗？”崇应彪问。

“这……没有，太近了怕是要叫二人发现了。”吴叔答。

“你什么都没听到就敢肯定是姬发指使的？”崇应彪嗤笑一声，道，“吴叔，你这证据在我父亲那儿怕是站不住脚啊？”

吴叔腰又弯了下去，语气甚是恳切：“崇队长您放心！等到二人再次见面之时，你我若能抓个现行，这人证物证俱在，他们就是有百口也难辩！”

“更何况……死人是不会开口的。”

这句话吴叔说得轻又快，但还是稳稳落到了崇应彪耳里，他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皱。

“我知道，您一向与那姬二公子不对付……”吴叔露出那一口尖牙，阴仄仄地笑起来，“若能把此事坐实，您既在殷市长面前立了功、又能除去一位竞争对手，岂不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的妙事？”

“……哈，哈哈哈哈哈哈！”

安静了几秒，崇应彪忽然大笑起来，他站起身揽住吴叔的肩膀，亲昵地说：“您送我的这份礼，我很是喜欢！”

“您放心，等事成之后，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崇应彪咯咯笑道。

吴叔连忙弯腰道谢：“不敢不敢，多谢崇队长！”

“那两日之后，待两人再次碰面，我便来通知崇队长？”吴叔抬眼问。

“好！”崇应彪拿起茶壶倒了杯茶，递给吴叔，“来，吴叔，喝茶！”

“好好好，谢谢崇队长！”

两人相视一笑，北区警卫队的大楼里回荡着两人的笑声。门口站着的卫兵看了眼窗外忽然阴沉的天空，小声嘀咕道：

“怎么刮风了，朝歌怕不是要变天了……”

兴许是应了这句话，朝歌接下来两日收了阳光、日日都是灰蒙蒙的阴天，姬发从商会出来坐到车上时，吕公望从前排递了件外套给他。

“今晚可能要刮风了，”吕公望望了望窗外说道，“少爷您注意别着了凉。”

“谢谢，”姬发接过外套，抬手揉了揉鼻梁，眉眼间是遮不住的倦色，“今日没有别的事了吧？”

“商会的公事暂时是告一段落了，”吕公望点点头答道，“除了今晚是约好的见面时间外，应该没有其他事了。”

“那就好，”姬发舒了口气，转头对吕公望说，“你把我送到马场就回去吧，今晚就不用跟着我了。”

“好，少爷您自己注意安全。”吕公望点点头，没再说话。

今天商会结了丝绸的单，姬发难得从繁重的公务中喘口气。时间尚早，他打算先去跑跑马再去赴约，这是他的一个小习惯，压力大时姬发就会去郊外的马场骑骑马。只有骑在马上飞驰的时候，姬发才能把那些烦恼暂时抛在呼啸的风里，忘记他的责任、忘记亲人的离去、忘记他爱而不得的……

然而等他换完衣服进入到场内时，一道意想不到的身影出现在他视线里。

“殷郊！”

姬发双手拢在嘴边朝不远处喊道，马上的人回过身，果然是殷郊。殷郊见到他也有些惊讶，驭着马来到他跟前。

“姬发？”殷郊微微喘着气问他，“你也来骑马？”

棕马上的殷郊穿着身蓝色的骑马装，修身的衣物勾勒出他精瘦的腰身，一双长腿下踩着双长靴，更突显出年轻人的英姿勃发。因为刚刚运动过殷郊额上挂着几滴薄汗，即使在昏暗的天空下也闪着微光，叫姬发看晃了神。

“姬发？”

殷郊又唤了他一声，姬发才回过神来，他点点头，抬头问道：“你怎么来了？自从你分化成……那之后你就再没同我来过。”

“那你又是因为什么过来的？”殷郊没有回答他的提问，反倒垂着眼问他，“我记得你只有心烦的时候才来骑马。”

“……”

见他不说话，殷郊也不再多问，只调转了马头说道：“你快去找匹马，我俩比比谁先跑完一圈。”

“没马了，”姬发胡话张口就来，他假装无辜地眨眨眼，“我还得等有人骑完才能轮到呢。”

殷郊瞥了眼不远处闲得啃草的几匹马一时语塞，叹了口气对他妥协道：“……那你上来吧。”

姬发得了令喜笑颜开，一个箭步翻身上马，稳稳落坐到殷郊的身后，双臂虚虚地搭在殷郊腰间。殷郊见他坐定，双腿一夹马儿便轻轻地跑起来。

得益于厚厚的云层，今日天气格外凉爽，微风吹拂在身上十分清凉，将身上的浮躁也一并吹去了。姬发静静享受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道：“还记得我第一次学骑马你就是这样坐在我前面带我。”

回想起幼时的趣事，殷郊嘴角不禁上扬，他说：“是啊，那时候我明明已经带着你骑了半天，结果你还是没学会，一上马就被掀翻在地摔了个狗啃泥。”

“咳咳！”姬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反击道：“某人也没有好到哪去，半吊子的水平偏偏要逞强，最后马儿发狂在马背上哭得上起不接下气，还大喊着叫娘。”

“你！”殷郊涨红了脸，“你还不是一样哭着喊过哥哥！”

“你小时候还踩到过马粪呢！”

“你被马蹄踢了杵了三星期的拐杖！”

“我十三岁以后你骑马就没赢过我！”

“……”

两人在马背上拌了会嘴，一齐哈哈大笑起来。半晌笑够了殷郊抹掉眼角笑出来的泪花，忽然轻声感慨道：“……那时候真好。”

姬发闻言也安静下来，片刻后他问殷郊：“你想回到过去吗？”

“怎么回事？”殷郊声音轻得犹如一声叹息，“回不去了。”

“可是我想。”

姬发沉声道，他突然伸手扯住殷郊手中的缰绳，马儿一受惊抬起前蹄，猛地向旁边的树林中冲去。

“姬发！你干什么！”

殷郊惊慌地回头大喊，姬发不顾怀中人的挣扎继续向着林中前进，直到周围没了其他人的影子，姬发才拉住绳子让马儿停下。

待速度降下来，姬发收紧手臂搂着殷郊往旁边的草地上一倒。他护着殷郊在湿软的草地上翻滚两圈，以相拥的姿势停在草丛中。

殷郊匍匐在他身上，眼中满是震惊和愤怒。殷郊用力拍了他胸口两掌，没挣开，他的手臂仍紧紧箍在殷郊的腰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殷郊皱着眉问他。

姬发仍没有出声，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洁白精致的纸鸟放到殷郊手中，殷郊垂着眼，神色柔和下来。

“这次又是什么？”殷郊问。

“留下来，”他轻声回答，“今晚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姬发，”殷郊眼中又出现那种晦暗不明的神色，“你不能总是……”

“是你告诉我的！是你说殷家有守护神鸟！”他强硬地打断殷郊的话，“只要叠出神鸟把愿望写在里面，神鸟就会替殷家的子孙实现他们的每一个愿望……这都是你同我说的。”

他语气算得上是哀求：“殷郊，留下来，今晚我们俩哪儿也不去……好不好？”

殷郊沉默了，他一言不发地别过眼，可姬发的手仍固执地卡在他的腰上。

就在姬发以为他要默许的时候殷郊说：“天黑了，你该回家了，晚了你妻子要生气的。”

“你明明知道她不会的，”姬发几乎是从齿缝中挤出这句话，“她甚至都不一定认得我……”

“你该回去了。”

殷郊只肯低头重复这句话。姬发手上的力道又加重几分，他红着眼问殷郊：“为什么不能留下来，你要去哪儿？又要去找那个杨戩吗？”

“就算没有他，我就能留下来吗？”殷郊猛地抬头反问他，“姬发，你结婚了，你知道不知道！”

“……”

就在殷郊觉得自己的腰马上要被姬发勒断的时候姬发忽然松了力气，他仰躺在草地上，闭上眼睛说：“你走吧。”

一阵衣物的摩擦声后，姬发感觉到殷郊温热紧实的腰身从他手中抽离，身上的重量也消失了。傍晚的凉风很快带走了他指尖的余温，和空中若有若无的一丝玉兰香。

姬发知道，殷郊头也没回的走了。

姬发不知道的是，若他的手再往下两分，他会在殷郊的裤口袋上摸到一个微微的凸起。

小巧、轻薄，带着四个尖角，像极了今晚送给殷郊的那只纸鸟。

只有殷郊知道，姬发送的白色纸鸟并非是他今天收到的唯一一只纸鸟。

第一只是他今天上午在医院收到的。

他前往科室主任的办公室请婚假，却被告知他的婚假已经被批准了，今晚上完最后一趟夜班后开始放。

“谁帮我请的假？”殷郊困惑地询问主任。

“你父亲啊，”主任回答道，“他还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呢。”

主任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纸鸟放进他手中——正是他放在殷公馆床头柜里、姬发前几日在车上送他的病例单折成的那只。

从办公室出来后殷郊双手颤抖着拆开那只纸鸟，对不起的背面被人重新写上了一行黑色的字，字迹是他再熟悉不过的。

上面只有六个字，却让殷郊几乎站不住脚。

「今晚十点，动手。」

风欲来

Chapter Notes

■哥哥：

展信舒颜。

还记得我上次同你提过的那个小乞丐吗？他竟要作我弟弟了！

今日我在街上遭流民抢劫，明明他个子也不高，却有勇气站在我身前与那些大人对抗，他真勇敢！

“父亲”说要收留他作我的弟弟，还叫我同他好好相处。明日我要去找他教我打架……对了，忘了说，他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姬发！

等哥哥你回来，我定把他介绍与你认识，哥哥你一定也会喜欢他的！

弟殷郊谨上，三年六月十五

7.

姬发到达茶馆的时间掐得很精准，刚好是七点四十分。

茶馆打烊的时间是晚上八时，这家小店生意好，总是等到关门了人群才一哄而散。正是热闹将尽之时，没人会去留意某张桌上的什么人说了做了什么。

姬发从马场出来，换了一身青灰短袖的粗布衣，戴了顶尖头草帽。除去太过饱满光滑的肌肤，瞧起来与街上随处可见的黄包车夫并无二致。

这两日乌云密布，似是要落雨的样子，茶馆的客人与以往相较少了些许，这让姬发一眼就找到了坐在角落的雷震子。雷震子生的高大，脸上又落下刀疤，走到哪儿都是极惹眼的，因此两人相见总是扮作车夫，戴着帽子才能少引些瞩目。

姬发迈过门槛走进店里，在雷震子对面坐下，见他到来，雷震子低低唤了声少爷。

“说了很多次，你叫我姬发就好。”姬发拿起水壶给自己也倒了杯茶，抿了一口问：“跟你说的话，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雷震子闻言握紧了拳头：“少…姬发，我说了，我不怕死！我是不会离开朝歌的。”

“你不要一根筋，”姬发叹了口气，从随身的包袱里掏出一个沉重的小布袋的放到桌上，对雷震子低声说道，“这里是一些生活费，你先出城躲一阵……”

然而姬发话还没说完，一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子弹的上膛声从他背后响起。

“二哥，巧遇啊——”

崇应彪举着枪出现在他身后，黑漆漆的枪口抵在姬发的背上，雷震子见了就要起身被姬发用力按住。

“巧遇啊崇队长，”姬发抓着桌上雷震子的手臂冷眼瞥向身后，“不知道北区的崇队长怎么巡逻到西区来了？西区的刘队长知道吗？”

“你少他妈装蒜，”崇应彪对着地上啐了一口，俯身凑近姬发耳边说道，“咱兄弟俩多日不见，换个地方叙叙旧如何？这里人多眼杂，枪子不长眼、你也不想误伤了谁吧……”

说罢又上下审视了雷震子一圈，抬眼低声命令道：“你、也一起，你走前面。”

雷震子愤愤地看向姬发，姬发点点头示意他照做。两人在枪管的胁迫下随崇应彪七拐八拐来到一条幽暗隐蔽的窄巷，里边站着两位人，正是那吴叔和他手下的年轻人。

见崇应彪来了，吴叔立刻殷勤地凑上前来恭维道：“呀！我就知道崇大队长英明神武，一出马定能将那刺杀张部长的凶手缉拿归案！”

“凶手？”姬发闻言冷笑道，“我不过是来茶馆喝口茶，怎么就成凶手了？崇队长，抓人可是要讲证据的。”

“你少废话，”崇应彪瞪他一眼，不耐烦地朝吴叔吼道，“证据呢？快拿出来！”

“在这呢在这呢！”吴叔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黑撸子放到离姬发二人一步之遥的地面上，姬发瞥了眼那物什，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嗤笑。

“还以为是什么呢，随便找把枪就想污蔑我是凶手？”姬发问。

“哎哟，姬少爷有所不知啊……”吴叔眉飞色舞起来，脸上是遮不住的得意，“这种枪，我们从海上一共也就运回来二十把，其中十八把还在昆仑商会的仓库里、一把在你那雷震子手上，这最后一把嘛……可就在这了！”

“崇队长，”吴叔又看向崇应彪，语气恳切，“我敢保证除了军区，这朝歌城里是再也找不着另一把黑撸子了！您拿着这个、定能说服殷市长！”

姬发冷哼一声，厉声朝身后的人质问道：“崇应彪你栽赃我？你就不怕被人知道吗！”

“崇队长你大可放心！”吴叔再一次抢着喊道，说话时唾沫星子都快飞到姬发脸上，“这黑撸子的事除了我和我徒弟世上再无第三个人知晓！”

“呵呵……”崇应彪满意地低笑几声，扬起下巴盯着眼前的几人。他神色似索命的厉鬼，声音却十分轻快：“我不怕叫人知道，因为……”

“死人是不会开口的。”

崇应彪的话音随着一道刺耳的枪声一同落下，吴叔难以置信地低头看向胸口上的血洞，他面庞狰狞着试图说些什么，然而还未出声便身子一歪倒了下去。他身旁的年轻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但也只是短促的一声——雷震子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到他身后将人抹了脖子。

姬发弯腰拾起地上的手枪，又抬脚踩了踩吴叔的肩膀，确认人已经死透后才转头将手枪递给崇应彪说：“这次多亏了你。”

“你知道就好，”崇应彪沉着张脸接过枪，将其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这次幸亏这老东西怕自己走货的事东窗事发才来找了我，他要是直接去殷寿那儿，你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提到殷寿的名字，姬发眉头紧锁，他担忧地问崇应彪：“殷寿前两天派人去极乐门核实照片的事了，你知道吗？”

崇应彪挥挥手让他放心：“我同苏全孝打了招呼，他妹妹会替你作证的。”

姬发抿着唇点了点头。苏全孝是殷家最后一个养子，当年他带着妹妹苏妲己来投奔殷家，殷寿却只肯收留他一个人，苏妲己不得已只好送去给一个远房亲戚抚养。那远房亲戚家道中落得早，苏妲己只能年纪轻轻就出来做工挣钱，崇应彪知道以后便帮她在极乐门找了一份钱多又轻松的工作。苏家兄妹因此对崇应彪很是感激，能帮的忙自然是不会拒绝。

崇应彪从口袋掏出一盒烟，双指并拢夹出一根细细的纸烟放到嘴里头，又从兜里摸出个雕花的打火机点燃火。

“虽然那日陪你演一出戏暂时打消了殷寿的怀疑，但那个老东西可没这个这么容易糊弄。”

崇应彪吐出一团白雾，嫌弃地瞟了眼地上的尸体。月光透过白色的烟雾照在他脸上，让他的神色变得晦暗不明，崇应彪又吸了一口烟才说：“刺杀的事，我建议先放放。”

姬发直勾勾地看向他，声音冷冷道：“为什么？”

“这他妈还用问吗？”崇应彪也皱紧了眉头，说：“你动作这么频繁，殷寿已经有所防备了。”

“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姬发语气生硬，面上了也带了些许愠怒，“必须在十三日进行。”

“姬发你理性一点行不行！”

崇应彪将烟头用力甩在地上，狠狠地瞪着姬发：“殷寿现在手里握着整个朝歌的警备力量，动动手指就能叫你去见耶稣，你打算怎么刺杀他你告诉我，又打算怎么撤退，嗯？”

“还是你想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吗！”崇应彪指着他怒吼道，“那你还不如四年前就一枪崩了他！”

面对崇应彪的逼问姬发垂着眼没有吱声，崇应彪烦躁地抹了把脸，他上前两步走到姬发跟前。

“姬发，我知道你着急杀他是因为殷郊的婚事。”崇应彪手指竖在他鼻子前，一字一句地说道：“但我警告你，如果因为你的私心让我们前功尽弃，我崇应彪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别忘了你哥是怎么死的。”

崇应彪撂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姬发沉默地伫在原地，一直在一旁观望的雷震子走到他面前。

“让我去吧，”雷震子眼神坚定地说，“我不怕死。”

姬发摇摇头拒绝道：“不……你也算是我弟弟，我不能让你白白去送命。”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姬老爷给的！”雷震子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激动地说，“当年老爷对我有恩，如果能为姬家报仇，我就是死也……”

“够了！”姬发忍无可忍地吼了一声，他按按眉心缓声说道：“你让我再想想，先听我的话出城躲几日，我筹备好了再来找你。”

雷震子还想说什么，被姬发摆摆手拦下了。叮嘱完他将吴叔二人的尸体扔到江里后姬发也转身走出了巷子，这条街人烟稀少，即使响起了枪声也没能引来谁的驻足，只有马路边的年久失修的街灯忽明忽暗，仿佛黑夜中一张一合的嘴。

姬发返回马场换回了自己的衣服后已是深夜，街上早已没了车夫的影子，他只能步行回到家中。走到一处路口时姬发忽然感觉被拉住了衣角，他低头一看，是一位瘦骨嶙峋的男孩拉住了他。

“叔叔，”孩童操着稚嫩的嗓音胆怯地说道，“求您发发善心吧，我真的已经很久没吃饭了……”

姬发环顾四周，发现几步外的树丛下还睡着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知道自己大抵是走到了流民的休息处。姬发蹲下身，摸了摸男孩的头发，将一枚大洋塞进男孩的手心里。

“拿着吧，”姬发对男孩说道，“去给你和你的家人买点吃的穿的。”

“叔叔，你怎么知道我还有妈妈呀？”男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姬发扯了扯嘴角，神情流露出些许苦涩。

姬发瞥了眼躺着的几个乞丐：“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若是没有家人护着，怕是早就被那边那几个抓去卖了……你们在这条街上乞讨，是不是还要将一部分钱上缴给他们？”

“叔叔这你都知道？”男孩眼中露出些许疑惑的目光，“难道叔叔也认识他们？”

姬发摇了摇头，他不顾满地的灰尘，靠着男孩席地而坐，望着星空喃喃道：“因为……叔叔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

“真，真的吗？可是叔叔穿着很好的衣服……”男孩的眼神在他身上打了个转，怯生生地问道：“叔叔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像叔叔这样挣这么多钱……”

姬发笑了，两眼怔怔地望着天上，似是在回忆什么往事：“那时候我刚和哥哥走散，也是这样在街上乞讨，有天遇见一位小少爷，从那以后他便每日过来给我塞吃的……”

“后来次数多了，他被那些乞丐盯上了，要将他身上的值钱东西抢了去，我拼命想护住他可是护不住，这时他的父亲出现了——”

“他穿着笔挺的军装，骑着马，两下便将那些乞丐打跑了，多威风啊，那时我便同他说，我要成为像他一样的大英雄……呵呵，真是造化弄人，竟叫我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啊，”男孩忽然小小的惊叫一声，“下雨了。”

一滴冰凉的雨水落到姬发的眼下，姬发抬手抹去，收敛了神色，又换上平日里那副温柔的笑脸低头对男孩说：“快走吧，看来是要……”

“看来是要下大雨了啊。”

杨戩抬头看了眼天空，几滴水珠擦着他鼻尖簌簌落下，叫他又往屋檐里退了两步。杨戩正思索要不要去车里取把伞，就瞥见了远处出现的他等待已久的那个身影。

“殷郊！”

他朝殷郊挥了挥手，顶着雨小步向殷郊跑去。他前两日找李会长打听过，得知殷郊从明天开始正式休婚假，今晚便提前在公寓楼下等殷郊下班。可他等至深夜也没见着殷郊的人影，当他都快以为殷郊住回了殷公馆的时候，殷郊终于姗姗归来。

“殷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杨戩小跑至殷郊跟前，近了才发觉殷郊的肩膀在细细地颤抖着，单薄的长衫上早已落满了薄薄一层水珠，他连忙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殷郊肩上。

“殷郊，你冷不冷？”他关切地询问，可殷郊没有回应他，只是愣愣地盯着前方出神，呆在原地任由他动作。

杨戩并非愚钝之人，他敏锐地意识到殷郊可能出了什么事，杨戩焦急地上下检查了一圈、

确认殷郊身上没有外伤后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殷郊，是……发生什么了吗？”

殷郊像是终于被他唤回了魂，目光颤动着聚焦在他的脸上，殷郊喉结滚动，像是许久没有说过话一般干涩地挤出几个音节。

“今晚是苏西值班……”

“你说什么？”

殷郊声若蚊蝇，杨戩没能听得清，他正要低头将耳朵凑近些，殷郊下一句话却将他定在原地。

殷郊垂着眼睑，嗓音低哑，像只受伤的小猫：“杨戩，你能抱抱我吗？”

“！”

杨戩呼吸一滞，捏着衣领的手也僵在半空中。然而还未等他作任何反应殷郊便自己扑进了他的怀里，殷郊双手环着他的腰、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说话的声音也因此变得闷闷的，但还是清晰地传到了杨戩的耳朵里。

殷郊说：“杨戩，我们做吧。”

骤雨至

8.

殷郊说，杨戩，我们做吧。

随着殷郊话音落下玉兰的信香在雨幕中炸开，黏黏糊糊地涌进杨戩的鼻腔。杨戩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身形晃了晃，勉强才维持住自己的清明。他听见自己的声音紧张而迅速地说：“殷郊，你...你是到发情期了吗？我，我帮你去买抑制剂.....”

“没有，”殷郊又上前一步，彻底切断了杨戩的退路，声线平缓而又笃定，“我没有发情，我很清醒。”

殷郊就面对面站在他离他鼻尖两厘米的地方，他们几乎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杨戩没有在殷郊身上听见逐渐粗重的呼吸，相反他的呼吸很轻，如同一片羽毛缓缓飘落在杨戩的掌心。殷郊微微垂着眼睑望着他，乌黑透亮的眼珠被掩去一半、杨戩看不透里面浓郁的情感，但他仿佛闻见了玉兰香气中夹着的一丝腐烂气息，就好像洁白的花瓣被人用力踩入泥土中那样。

雨滴落在殷郊的睫毛上，一瞬的微颤后水滴又消失在他的眼角。杨戩想，殷郊应该是悲伤的，即使他什么不说站在那儿，他也能感受到此时殷郊宛若易碎品般的脆弱。

杨戩不合时宜地想起留洋时见过的那种八音盒里的陶瓷洋娃娃，美丽、精致，却只是用力握着就能拧出裂缝。

可是自己能做什么呢？杨戩问自己，他想宽慰殷郊，可他们中间隔着太多陌生的时光，他不明白殷郊身上的重担从何而来、也不明白他眼中的阴郁是为谁而生。杨戩一时不知该从何开口，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宽慰他。

那就抱抱他吧，杨戩想，于是他张开双臂，将殷郊拥入自己温热的胸膛。殷郊身上很凉，于是他更加用力，试图将自己的温度渡过去几分。雨势越来越大，微弱却又密集地冲刷着某些边界线，杨戩感受到自己与殷郊呼吸的频率越来越快，最后竟重合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吐息。

于是杨戩昂起头，几乎是颤颤巍巍地吻在殷郊的眉心，雨滴落在他脸上很痒，他索性闭上眼睛，不敢去瞧殷郊的神色。

他闭着眼轻声问殷郊：“你知道我.....我对你的感情，你会厌恶我吗？你会.....原谅我吗？”

他听见殷郊低低的笑声，接着唇上肌肤的触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比额头更柔软的触感——殷郊嘴唇贴着他的嘴唇，含糊不清地回答：“那如果我说我对你有同样的情感，你会不会厌恶我？”

殷郊说：“你会原谅我吗？杨戩。”

“郊.....”

杨戩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睁开眼想唤出那个深藏心底已久的名字，却被殷郊咬咬嘴唇堵了回去。

“不.....还不是现在，”殷郊几乎是整个人贴在他身上轻喘着说，“我们回到房里去。”

他与殷郊几乎是互相啃咬着跌跌撞撞闯进公寓里，殷郊长袍的盘扣已经不知在何时被扯

开，他自己的西服外套也不知道丢在了哪一层楼的阶梯上。殷郊扯着他的衣领将他推到睡房的床榻上，分开腿虚虚跨坐到他身上。

坤泽的信香对乾元的吸引是天生的，自雨中闻到殷郊信香的那一刻起杨戩便有了反应。现在殷郊跨坐在他腿上、大腿软肉抵着那处炙热，叫杨戩羞红了耳根，殷郊却和无事人一样泰然自若地脱下了自己的蔽体衣物。

绸缎的长袍吸饱了水沉得很，轻轻一扯便如雨水般从肩膀上滑落，露出殷郊精壮的胸膛和脖颈上的串着红绳的玉坠，昏暗的夜色中那条细绳犹如一条暗红色的蛇盘在殷郊的脖子上。

杨戩支起身，轻轻地吻上那枚玉观音，犹如信徒虔诚地亲吻他的神祇。他鼻尖抵在殷郊的胸口，哑着嗓子模糊不清地说道：“我回朝歌的第一天去了观音寺。”

“那你见到观音菩萨了吗？”殷郊轻笑着问他。

“没有，”杨戩蜻蜓点水般吻上他的唇，眼里含笑，“我现在才见着。”

殷郊伸手来解他的扣子，杨戩犹豫一瞬，还是任由殷郊将他的衬衣解开。不出所料，衣服被完全敞开的那一瞬殷郊倒吸了一口气。

那是一条很长的疤痕，从左胸到腹部，弯弯扭扭如同一条可怖的长虫趴在他身上，昭示着这副身体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和折磨。杨戩轻声询问殷郊：“对不起，吓到你了吗？”

“不……”殷郊指尖颤抖着抚上他的疤痕，从上至下，像一阵夏夜的凉风那样轻柔，叫杨戩几乎感觉不到他的触碰。

“疼吗？”殷郊问他。

杨戩摇摇头：“早就不疼了。”

殷郊喉结上下滚了滚：“你那天不肯上来换衣服，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

杨戩不想瞒着殷郊，便爽快承认了：“是，我不想让你担心。”

他抬手捧住殷郊的脸：“都过去了，只是一条疤而已。”

殷郊不再说话，又凑过来与他接吻，殷郊右手扶在他肩上，左手引着他的手向自己的衣摆下探去。杨戩的手指摸到一片潮湿，整个人不禁一个激灵，殷郊感觉到大腿抵着的地方又硬了几分，杨戩面上却生出些退却的犹豫之色。

杨戩说：“殷郊，你真的确定……”

殷郊被他这副柳下惠的作派气笑了，他牙齿咬上杨戩的耳廓，用气音说道：“好哥哥，我都湿了你还说这些……啊！”

殷郊短促地惊呼一声，一阵天旋地转后他和杨戩的位置调了个个——他被杨戩按在被褥上、而杨戩撑着手压在他身上。没点灯的室内昏暗无光，只有月色透过厚厚的雨幕洒进来几缕，背着光殷郊看不清杨戩的神情，只能听到他语气不似平常温柔似水的冷冷道：“是谁教你说这些话的，嗯？”

但下一秒杨戩又低下头眼神湿漉漉地同他讨吻，仿佛刚才的冰冷只是殷郊的错觉。在杨戩的嘴唇贴上他的一瞬间一直被杨戩压制着的线香香气终于在房间里炸开，殷郊几乎是立马就软了腰，他闷哼一声，感觉到身后已经按耐不住地收缩着绞出水来。

这就是坤泽的身体——淫荡的、下贱的，只需要乾元释放一点信香就能软着腿库库淌出水

来。殷郊自分化后就一直对自己的身体多有抗拒，可此时此刻他忽然很感谢这副身体。

多亏他是一位坤泽，才能让情欲满满地占领脑海，将所有的痛苦和理智都挤出去。

殷郊的呼吸紊乱起来，身下开始发热发酸，他闭上眼不敢去看杨戩眼中自己淫乱的模样。可失去视觉后知觉的感官愈发鲜明起来，他感受到衣裤被杨戩褪去，身下那物暴露在微凉的空气中，紧接着被湿热和柔软包裹起来——

“唔！”

殷郊惊喘一声，想支起身阻拦杨戩，腰却酸软得使不上劲儿，只好用手去推杨戩的肩膀。

“你，你不用做这个……”殷郊尽力平稳自己的气息，“那里、脏……”

杨戩没有回答他——他唇舌正忙着呢——但岿然不动的肩膀明了地表达了他的意思。杨戩微长的头发扫在他的胯骨上，很痒，随着杨戩的动作引起一阵阵颤栗，殷郊不自觉地向上弓起腰，肤上冒出一层薄汗，随着衣物上的雨水一同滑落在床单上，留下一圈深色的水渍。

殷郊这几年的发情期都是靠抑制剂度过的，敏感的身体哪儿受得了这种刺激，很快便被潮水般的快感逼上高潮。快到顶峰时殷郊颤抖着出声提醒杨戩，杨戩口腔从那物上退出来，却又在顶端重重地吮吸了一口，殷郊喉咙里泄出一声尖叫，眼前的光景像拍坏的相片般闪过阵阵白色的雪花，耳边也激起嗡嗡的轰鸣声。

不知是一秒还是几秒后殷郊的意识才重新落回到体内，殷郊勾起脖子去看杨戩，那些白浊的液体果然溅在了他的脸上，如同珠链般丝丝缕缕地挂在他面颊上，竟衬得杨戩圣洁的面容妖艳起来。他漂亮的眼睛微微眯起，像注视着猎物的野兽，耳垂上小小的银环在黑夜中闪着微光，与他唇上的水光交相辉映。杨戩嘴角噙着笑，伸出红软的舌头将唇边沾着的一滴浊液卷入口中，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后殷郊脑海内的理智轰然倒塌。

殷郊只觉全身的热度再一次向下腹汇去，刚刚泻完的那物又有了抬头的趋势，他呻吟一声，抬起手臂捂住脸，不用想都知道自己此刻定是如煮熟的虾子般红透了。

杨戩一只手在他平坦的腰腹上摩挲，一只手朝他身后探去，殷郊抖着腿根将双腿分开些，然而微凉的手指碰到穴口时还是忍不住瑟缩了一下，杨戩俯下身吻了吻他的鼻尖安抚道：“别怕，不会弄疼你的。”

杨戩向温热紧涩的穴口内探入一根手指，得益于坤泽天生适宜交配的体质，湿滑的体液裹着他的手指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殷郊的呼吸再次凌乱起来，他一只手挡在眼睛上喘着气，一只手悄悄攥紧了身下的床单。察觉到他的紧张杨戩又像抚慰幼崽的母兽般埋下头舔舐他的胸膛，酥酥麻麻的触感传来后殷郊终于无暇再作任何思考，只能昏沉沉地挺起腰将胸口软肉往杨戩嘴里送。

待殷郊察觉在体内绞动的手指越来越多后，他抬起腿用大腿内侧蹭了蹭杨戩的手臂，露出一只眼睛偷偷去瞟身上的男人：“可以了，你快进来……”

杨戩咬紧了牙关，这么长时间下来他憋得也很辛苦，额头上冒出的汗豆大一颗，但他仍顾虑着怕伤了殷郊，只敢缓缓地进入。可殷郊泡在乾元的信香里，早已被勾得与发情无异，身后那处难以言喻的地方瘙痒难耐，杨戩缓慢的填满对他来说如同饮鸩止渴，反倒让他愈发渴望。于是他扭着屁股去迎杨戩的肉柱，未曾想杨戩竟“啪”地一掌呼在他臀肉上。

那一巴掌不重也不轻，扇得殷郊下身抽搐两下、肉壁争先恐后地覆上那柄肉刃。殷郊睁大了眼睛，他听见杨戩低低地命令道：

“别动。”

他便不敢再动，肉穴收缩着吞进乾元的阳具，被撑开抹平了入口的褶皱，光是整根没入到里头殷郊就开始不自觉地浑身颤抖。他颤巍巍地抬起手，勾住杨戩的脖子。

杨戩将他的一条腿架在肩膀上，接着开始缓缓挺腰。殷郊无意识地张着嘴凝望头顶的杨戩，满意地看着平日里庄严清静的人儿眼中沾染上情欲。殷郊用涣散的目光描摹杨戩的面容，从他锋利的眉眼到红肿湿润的嘴唇，再到他鼻尖小小的痣，殷郊一直觉得在杨戩脸上能看到很多人的影子，有英俊潇洒的男子、悲天悯人的圣母、天真欢愉的孩童……可此刻那些影子都消失了，他是杨戩。

只是杨戩。

两人交换了一个湿漉漉的吻，杨戩抽送的速度开始加快，殷郊抑制不住地呻吟起来，生理泪水如同开了闸般往外流。窗外的骤雨狂风还在继续，豆大的雨珠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沿上，却仍盖不住室内令人面红耳赤的声响。殷郊感觉自己像汹涌浪潮中的一片树叶，在欲海中翻滚沉浮，他胡乱地呼喊身上乾元的名字，杨戩、夫君、二郎、哥哥……指甲深深陷在杨戩紧实的背上。杨戩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眼眶发红，呼吸粗重而迅速，每一下都像是要将殷郊劈开那般用力。

杨戩听见身下传来呜呜的抽泣声，殷郊的眼泪如雨般落在他心上，杨戩心疼，却仍未放缓一丝速度，他知道此时殷郊需要的不是温存而是激烈的快感，于是他更加卖力，听着身下人低低的呜咽声变成高昂的呻吟声再变成哑着嗓子叫不出声来的喘息。

这场交欢到达高潮的时候杨戩听见殷郊微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如同夜空中的流星般一闪而过，杨戩被情热融化的意识没能抓得住它，因而错过了今晚最重要的一条讯息。

殷郊紧紧抱着他，头靠在他的耳边，下身痉挛着喷出一股股液体，淅淅沥沥地顺着腿根流到床榻上。身体还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理智却先一步苏醒过来。

殷郊说：“我定会……”

“结束这一切。”

姬发回到家时，看到自家公馆一楼亮起的黄色廊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他看了眼沾着水珠的手表，凌晨一点十五分，屋内人常吃的药副作用是嗜睡，通常很少在这个时辰还清醒着，因此他总是在深夜零点过后才回家。

姬发抖了抖滴着水的外套，站在门后侧着身子拧开了漆木的门。门被推开的那一瞬，一把餐刀擦着姬发的手臂被扔出来，姬发眼睛都未眨一下，只等听见餐刀哐当一声落到了地上，才正过身子出现在门口。

廊厅的地板上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穿着睡袍的年轻女子，面容姣好神色却古怪得很，她警惕又愤怒地盯着姬发，像是在瞧一位陌生的闯入者。

“你是谁？你快滚出去！”

女人尖叫着再次将手边的物品朝姬发砸去，被他侧身躲过，姬发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抓住了女人欲搬动花瓶的手，女人像蛇一样在他手下扭动挣扎着，姬发只得用力将她按在地板上。

“你清醒一点！”姬发几乎要按不住她，“是我啊黄莺！”

听到自己的名字女人忽然停止了挣扎，她愣愣地看着姬发，眼眶竟渐渐开始泛红。

半晌女人冒出一句：“……你不是我的丈夫。”

“对，”姬发苦笑着点点头，“我也希望我不是。”

见女人不再挣扎，姬发松开她的手腕，精疲力竭地跌坐到地上。他是真的累了，甚至都没有力气再去装绅士把他名义上的妻子从冰冷的地板上扶起来。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在地板上躺了会儿，黄莺忽然坐起身，眼中是不似刚才的清明，她问姬发：“你为什么要回来。”

“这里是我家，”姬发闭着眼睛缓缓回答道，“我不回这我回哪儿去。”

“我是说婚礼那天。”

黄莺面无表情，语气却充满了怨恨：“姬发，你明明已经走了，你为什么要回来！？”

姬发这才终于舍得分给她一个眼神，他望着黄莺沉默良久，然后撑着膝盖站起身，脚步沉稳地朝厨房走去。

片刻后姬发回到廊厅，手里是一杯温水和几颗白色的药片，他单膝跪下，将水和药片递到黄莺面前，黄莺沉默地与他僵持几秒，还是伸手捏起了一颗药片。

“对不起，”在黄莺服下最后一粒药时姬发忽然说，“我若不回来，他便会没命。”

黄莺冷冷地盯着他：“你救了他，害死了我，也害死了你。”

姬发被她直白的话哽住了喉咙，过了会儿才恢复声音：“……是我对不住你。”

黄莺没再理会他，她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朝楼梯走去。姬发目送着她上了楼梯，看着她的睡袍衣摆消失在拐角处，才吐出一口气起身回了自己一楼的睡房。

或许是因为黄莺的那些话，姬发梦到了自己结婚那天。

他穿着玄色的礼服坐在红彤彤的轿车上，胸前别着朵白色的礼花，耳边是鞭炮与鸣锣声。娶亲的太太在前边大声唤着开门，身边围着黄府道着喜来送亲的下人，姬发冷着脸坐在喜笑颜开的人群后，攥紧了手心里黄莺托殷郊交于他的黄府路线图。

他在殷家时被殷寿派人严加看管，拜堂成亲后更是会被黄家的人牢牢盯住，姬发唯一的逃跑机会就是在接新娘子上轿的这一刻钟里——此时殷家的迎亲队伍在门外等候、而黄家的送亲队伍注意力都在新娘和娶亲太太身上，只要他抓住那众人不注意的一瞬，他便能照着黄莺画的路线图从黄府厨房的侧门溜出去。

他成功了。姬发狂奔在朝歌的街道上，去火车站的路殷郊替他算过了，从黄府过去刚好能赶上十点十分的火车。姬发一路不停步地跑到火车站，将胸前的白色礼花扯下随手扔在路边，随着人群涌入站内。

正值出行旺季，火车站人头攒动，姬发跟着人群进站稍稍有些迷了路，他焦急地在人海中寻找殷郊的身影，终于在铁道对面的站台上瞧见了苦苦搜寻的人儿。

姬发想出声呼喊殷郊，可他张开嘴，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位黑衣人举着枪从殷郊身后走出来，将子弹送入殷郊的脖子里。

姬发冲过去，抱住倒在血泊里的殷郊。他的爱人脖颈上一个大大的血窟窿，艳红色的鲜血如泉眼一样往外淌。殷郊口中也涌出鲜血，他怨恨地看向姬发，泪水从眼角止不住地滑落，他质问姬发：“你不是说过要带我走的吗？”

“你不是说好要带我一同回西岐的吗？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里？”

“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朝歌！姬发！”

他想同殷郊解释，可嗓子仍旧发不出声响，姬发只能痛苦地拥住殷郊，在心底一遍遍地重复：我是想带你走的、我应该带你走的、我会带你走的……

然而还不等他从悲伤中缓过神来，一朵白色的礼花被递到他的眼前，姬发定睛一看，正是他进火车站前摘下的那朵。

姬发顺着举花的手臂往上看，看见殷寿铁青的脸，他背对着光站在姬发身前，影子宛如一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

回去吧，殷寿低语道，回去他就会活过来了。

于是他接过殷寿手里的花，被殷寿牵着离开了站台。姬发回头望去，可殷郊仍躺在地上，无声无息。

姬发再一眨眼，地上躺着的人又变成了他自己，殷郊被殷寿牵着越走越远，而他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样就够了，姬发想，只要殷郊还活着，只要他还能……

他还想再看殷郊一眼，可他太累了，眼皮不受控制地上下打架，姬发陷入一片黑暗中。

他终于沉沉地睡去。

秦楼月

Chapter Notes

二哥哥：

新年快乐！

又是新的一年了，希望今年哥哥也能平安喜乐。

昨日吃年夜饭“父亲”也没有回来，好在还有姬发陪我！我们一起去放了炮竹，差点把院子里的草堆点燃了……希望“父亲”回来的时候不要发现！

姬发说在他的家乡西岐每逢过年的时候都有灶火表演可以看，孩子们还会走街串巷的去拜年，能吃到热乎乎的油炸果子和柿饼……真想去看呐。

先生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果然一到团圆的节日就格外思念哥哥呢，愿我们能早日再相见。

弟殷郊谨上，五年一月廿三日

9.

杨戬回到昆仑商会的时候被告知李少爷在办公室等他，杨戬本以为是金吒或木吒来与他谈工作的事，没想到推开门见着的是蹲在他椅子上看报纸的哪吒小少爷。

“哪吒？”杨戬松了口气，抬手将领带扯松些，问：“你怎么过来了？”

“我还想问你呢！”见杨戬进来哪吒将手里的报纸一甩，从椅子上跳下来，“昨晚上一晚没见你回来，你去哪儿了？”

“我……就是出去办了点事。”杨戬难得有些语塞，他快速瞥了眼哪吒，边带上门边问道：“你昨天晚上不应该在医院陪会长吗，怎么知道我没回去的？”

“没呢，我们十点多就打道回府了！”哪吒瘪了瘪嘴，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隔壁病房的那个刘什么处长忽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似乎说是值班护士输错了药导致严重不良反应，一群穿警服的在那闹事呢……”

哪吒摆摆手：“太吵了，老头受不了，就提前回家了呗。”

“护士？”

杨戬脑海中闪过一些昨晚的记忆，微微蹙起眉头，他问哪吒：“你还记得那个护士叫什么名字吗？”

哪吒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这我哪儿知道呀！反正那位护士小姐好像当场就被抓走了，哭得可大声了……哦对了，我还看见那个谁了！”

“……谁？”

“就是之前给老头治病的那个、跟你订婚的殷医生啊！”

“他好像有急事的样子，匆忙就走了，老头和他打招呼他都没听见。”哪吒说。

杨戬的心随着哪吒的话一点点沉下来，平日里总是上扬的嘴角也掉下来。杨戬平时面上总挂着春风般的微笑，给人留下温润亲和的印象，只有少数人知道他面无表情时也能让人如坠冰窟。哪吒看他变了脸色，也不知自己哪里说错了话，只得小心翼翼地问：“戬哥，你怎么了？”

杨戬径直越过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本书夹在胳膊下就要往外走：“抱歉想起点事，我先出去一趟。”

“哎哎哎，你这才刚回来呢！”哪吒不明所以地看着杨戬一阵旋风似的转一圈就要离开，连忙冲在杨戬前头按住办公室的门。

“你先别急啊！”哪吒拦住他，“老头让我来问你枪的事查得怎样了！”

杨戬这才堪堪停住脚步，说：“枪已经找到了，走货的人也已经处理了，今晚我会把东西带给会长。”

“操，还真是用的我家的枪啊？”哪吒低头小声骂了句粗口，又连忙抬头问杨戬：“既然东西已经找到了，你现在是去干嘛啊？”

杨戬语速飞快：“私事，我得走了。”

杨戬扶住哪吒的肩膀将他推到一边，急匆匆地推开门就出去了。擦身而过的那瞬间，哪吒瞥到杨戬胳膊下夹着的书，他眯起眼睛，勉强看清了书上印着的几个黑字，杨戬身影消失后哪吒在原地嘟囔着。

“商府……秘话？”

杨戬一进墓园就远远看见了崇应彪孤零零的背影。崇应彪穿着件薄薄的风衣，像棵枯木一样立在风中，背微微驼着，与一座座灰色的墓碑融成一副萧瑟的画。

“崇队长。”

杨戬走上前停在离他一米的地方，将一束白色的百合花放在墓碑前，双手合十拜了拜。崇应彪见来人是他，挑起眉问：“杨公子？你怎么找到这的。”

杨戬将目光从墓碑上的“姬考”二字上移开，朝崇应彪礼貌地笑笑：“碰巧得知今日是伯邑考先生的忌日，想过来拜拜，没想到遇上了崇队长。”

“呵，”崇应彪嗤笑一声，摇了摇头，“得了吧，我们就别绕那些关子了。你是来找我的，对吧？”

杨戬不置可否，而是把一直夹着的书递到崇应彪面前：“这本书和里面的字条，应该是崇队长送到我办公室的吧。”

崇应彪飞快地瞥了眼杨戬手里的书，勾勾嘴角承认了：“是我，那天在殷公馆门口遇见杨公子，就一直想找机会交个朋友。这只是一份小小的见面礼而已，杨公子可还满意？”

杨戬笑着回应：“黑撸子的事，确实还要谢谢崇队长替我办妥。”

崇应彪从杨戬手里接过那本书，指腹眷恋地在道林纸上印着的“伯邑考”三个小字上摩挲。崇应彪问：“杨公子这些年一直在海外，不知道听说过这位作家的故事没有？”

杨戩点点头：“略有耳闻，当年伯邑考先生写的《商府秘话》风靡朝歌，不出两月却被政府定为禁书，不久后就听闻先生不幸离世……先生青年才俊，世人皆为之惋惜。”

“你知道这本书为何被当作禁书吗？”

崇应彪提问，却不等杨戩回复就自己答道：“是因为众人皆知它用商家暗喻殷家，表面写的是商家的豪门恩怨、实际上写的都是殷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丑闻！”

“殷寿……他岂能容忍？”崇应彪面上浮现出些许憎恶，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所以他公权私用、擅自将此书划为禁书，不仅禁售焚书，最后连这本书的作者也不放过……”

“但其实这本书写的也不全对，你说是吗，杨公子？”

崇应彪忽然话锋一转，凌厉的眼神又落到杨戩脸上。杨戩也不慌不忙，笑笑说：“在下愚钝，还请崇队长明说。”

“哥…这位作者毕竟只是一介外人，殷家有些事情他再怎么调查也很难完全弄清楚，就好比商家大少爷去世这一段——”

崇应彪熟练地翻开书，几下就翻到所说的那页，像是翻阅过成百上千道、对书里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那样。

崇应彪单手将本子摊开举到杨戩眼前，语气浮夸：“他写这私生子因在殷家地位卑贱、心生怨恨而害三了大少奶奶，好一出经典的家庭悲剧……但实际上据我的了解，当年在殷家大少奶奶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他从小与殷家嫡子同吃同住，两人的关系亲如手足。”

“文中这位害死大少奶奶的人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他，”崇应彪仿佛卖关子一般刻意停顿片刻，“而是当时的殷家大少爷——殷启。”

杨戩没有说话，只是眉头动了动。崇应彪见状便继续说道：“这大少奶奶虽嫁与了大少爷殷启，但她真正心悦的人却是二少爷——殷寿，两人想必也是两情相悦，婚后仍在背地里有染。”

“可惜某日大少奶奶与二少爷幽会时被大少爷撞破，这大少爷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第二天少奶奶的尸体就被发现在井里……这样想来，殷启倒是比这私生子更有可能害死这位少奶奶。”崇应彪看向杨戩，问：“杨公子，您说呢？”

杨戩面上仍不动声色，点点头道：“崇队长说的有道理。”

崇应彪似笑非笑地勾起嘴角，将书本收了回来，说：“我在殷家向一些老佣人打听这位私生子，他们都说那是个聪明孩子，从小被母亲送到殷家、又不被殷老爷待见，懂事得很早，比起后来的小少爷其实更得大少爷的喜爱。殷启后来病重想搞活人祭是真的，但如果他已经知道了小少爷可能并非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你说，他会选哪个儿子来做活人祭呢？”

“……”

“噢对了，”崇应彪故作惊讶地说，“我还听说这殷老爷虽不肯承认这私生子、只给了个名字叫‘二郎’，但他的生母似乎姓杨，在舞厅工作时名号叫‘简简’。”

“杨戩公子，”崇应彪刻意加重了那两个字的读音，“你说巧不巧？”

杨戩脸上没有太多波澜，垂在身侧的手却攥紧了拳头，他缓缓道：“朝歌姓杨的不在少数。”

“杨公子所言极是，不过嘛……”崇应彪合上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扔给杨戩，杨戩接过来一看，是一段极其眼熟的红色绳子。

崇应彪说：“杨公子不知道吧，殷郊那个观音吊坠断过绳子，当时他和姬发冷战，是我开车载他去庙里补的。”

崇应彪直勾勾地看着他：“庙里开过光的吉物都是要留下生辰八字的，我当时看了眼殷郊给的八字，奇怪的是和他的年龄根本对不上，你猜后来我又在哪里见着了这八字？”

“是殷寿的书桌上，”崇应彪一字一句地说道，“和殷郊的生辰八字摆在一起，用来算姻缘的、你的八字。”

“杨戩，你就是殷家当年那个私生子！”

“……”

崇应彪的目光像柄利剑射向杨戩，几乎要将他扎穿。杨戩沉默片刻，忽然笑起来，他苦笑着摇头道：“早听闻崇队长聪敏过人，今日果然是见识到了。”

“你说的不错，我确实就是殷启的私生子……二郎。”杨戩道。

“你那日出现在殷公馆门口，也不是偶然吧？”崇应彪目光灼灼，“你早就在观察我们、观察殷寿的养子，你在挑选盟友，你回到朝歌就是为了复仇，对吗？”

“殷寿夺走了你父亲的一切！权力、财富、甚至是儿子……这些本该都是属于你的，杨戩，你才是殷家大少爷的血脉、真正的殷家长子！”崇应彪激动地吼道，他死死地盯着杨戩，试图在杨戩脸上寻找同样的情绪，“然而他却让你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背井离乡，现在还逼着你娶你的亲弟弟！杨戩，你一定也恨透了殷寿吧！你一定也……”

“崇队长，有一点你说错了。”杨戩平静地打断他，摇了摇头，“我回到朝歌，并不是为了复仇……至少一开始不是。”

杨戩垂眼看向手中的红绳，目光深沉，他低声喃喃道：“是我自愿与殷寿约定，只要他留下殷郊，我便永远的消失，再也不回来……即使是后来回到朝歌，我也觉得，若他能善待殷郊，我也可以永远是杨戩……只是杨戩。”

杨戩自嘲地笑了笑，忽然神色又冷下来，他目光深沉，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可他没有，殷郊很痛苦。”

杨戩握紧了手中的红绳，抬眼望向崇应彪，眼底翻滚的怒意似烈火似骇浪，他说：“我要殷寿死，你也要，我们可以合作。”

“哈哈哈哈，当然！”崇应彪也终于不再掩饰自己对殷寿深深的恨，只是提起这个名字他都几乎要将牙都咬碎，“殷寿害死了这个世上我唯一在乎的人，我就是死也要拉他垫背！”

杨戩闻言又瞟了眼墓碑上的名字，他问崇应彪：“他……是姬发的亲人？姬发知道你想要杀殷寿吗？”

“他当然知道，四年前开始我们就在谋划这件事。”崇应彪直言不讳，“但他的计划风险太大，我需要第二手准备。”

杨戩抿了抿嘴唇问：“他准备怎么动手？”

“姬发之前为了削弱殷寿的势力动作太频繁，殷寿现在相当戒备。”崇应彪的语气严肃起来，他习惯性地往口袋里摸烟盒，忽然想起因为伯邑考不喜欢烟味儿所以今天没带，手只

好突兀地放下来。

“他无论去哪儿都有专门的警卫队跟着，刺杀的难度很大，吃食方面也有专门的人监管，下毒也几乎不可能。”崇应彪说。

“所以姬发他……打算在你和殷郊的婚礼上动手。”崇应彪飞快地瞥了眼杨戬的神情，留意到他只是皱了皱眉才继续说：“你也知道他对殷郊的心思，虽然婚礼那天确实人多混杂方便下手，但撤退是个大问题，如果他没能一次成功……恐怕不会再有下手的机会了。”

“近期来看，确实只有婚礼当日是最好的时机。”杨戬虽不爽，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只是他同样也无法认同这个计划：“可如果殷寿死在李家办的婚礼上，昆仑商会恐怕脱不了干系。”

杨戬摇摇头说：“会长对我有恩，我不能连累李家。”

“我知道，但姬发执意要在婚礼那天动手，”崇应彪叹了口气，“而且如果他刺杀失败，之后很长时间里我们都难以再下手。”

“那我们在婚礼之前动手。”杨戬说。

“时间会不会太仓促了？”崇应彪不敢苟同地咬咬嘴唇，“现在离婚礼只有三天了。”

“我约殷寿单独见面，他会赴约的，”杨戬顿了顿说，“以二郎的名义。”

崇应彪喉头一哽，过了会儿才道：“……他一旦知道你回了朝歌，定会将你灭口。”

“我知道。”杨戬解开两粒扣子，将胸膛上的伤疤展示给崇应彪看，他淡淡地说：“殷寿杀过我一次，那次他失败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

“你……”崇应彪欲言又止，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感叹道：“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你和姬发也许会成为不错的朋友。”

“也许吧，”杨戬低头将扣子重新扣上，边扣边说，“详细的安排我们明日再议，今日先麻烦崇队长将那两把黑撸子还与我，我好和李会长交差。”

“没问题，我下午让人给你送去。那杨公子，合作愉快？”崇应彪上前一步，神色认真地朝杨戬伸出右手。杨戬也抬手回握，两人手掌相握轻轻摇了摇，忽然崇应彪皱紧了鼻子。

“我怎么闻到一股玉兰花的味儿……”崇应彪用力吸了吸，接着想起来了什么似的瞪大了眼睛，“我操，你们……！？”

杨戬面上也浮现出些许惊讶：“崇队长不是中庸吗？你怎么会闻得到……”

“崇应彪！”

崇应彪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一声呼喊打断了。两人同时向身后转头，只见姬发面色不善地朝两人冲来，后边还跟着抱着花神色茫然的殷郊。

杨戬与崇应彪皆迅速地松开手，姬发挤进两人中间，警惕地望向杨戬：“杨公子，你在这儿做什么？”

杨戬被质问了也不慌张，又换上那副温润如玉的笑容道：“来墓园祭拜位故人，正巧碰上了崇队长，便来打个招呼。姬公子呢，也是来扫墓的吗？”

姬发显然不是很相信他这幅说辞，他扯了个皮笑肉不笑的笑出来，悠悠答道：“是，我和殷郊一起来看望我们的哥哥。”

姬发刻意放缓了“我们”两个字的语速，杨戩全然当作没听到，笑咪咪地应和：“噢？既然是殷郊的哥哥，那就也是我的哥哥了，改日定带些祭品来好好祭拜一次。”

眼看两人眼神都要在空中擦出火星子了，崇应彪赶紧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姬发，还不快谢谢人家杨公子？”

姬发一脸震惊地看向崇应彪，神情好似被家长偏袒别人家小孩的孩童，最后还是殷郊解了围，他大眼睛瞅瞅杨戩又瞅瞅崇应彪，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们认识？”

“哎呀，能认识昆仑商会的杨公子那自然是崇某的荣幸啊！”崇应彪又恢复了平日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朝杨戩拱拱手。殷郊“哦”了一声，又问：“那四弟你是来祭拜谁的？”

崇应彪的笑僵在脸上：“……”

“这几年我不在朝歌，偶尔会拜托崇应彪来替我哥扫扫墓。”姬发扫了眼崇应彪，替他答了话，然后柔声对殷郊说：“把花给我吧。”

姬发从殷郊手里接过黄白相间的花束，蹲下来轻轻放在姬考的墓碑前，又从布口袋里掏出两根香烛点上插好。

“哥哥，”姬发轻声说，“我和我的…兄弟来看你了。”

姬发拿出一叠厚厚的黄色纸钱，撕下几张在烛火上点燃。白色的烟雾缓缓升腾，星星点点的灰烬飘扬在空气中，四人间一时无话。

直到姬发手上的纸钱几乎烧尽，杨戩才开口打破了沉默，他对姬发说：“姬公子，节哀。”

“多谢。”姬发朝杨戩微微颌首，从草地上站起身。现在墓也扫完了、寒暄也寒暄完了，几人没了再停留的理由，姬发看看表，抬头朝殷郊道：“时间不早了，我们……”

“我们一起去吃个午饭吧？”杨戩不着痕迹地打断姬发的话，朝殷郊笑着说道，“上次不是答应带你去吃一次西餐吗，我知道一家不错的法餐……”

“不好意思，”姬发硬邦邦地接过话头，“今天我们要一起回殷公馆吃午饭。”

“家庭聚餐。”姬发在殷郊疑惑的目光中面不改色地说道。

“那正好呀，”杨戩说，“刚刚崇队长还邀请我去殷公馆吃饭呢，是吧，崇队长？”说罢还朝崇应彪眨眨眼。

崇应彪干笑几声：“呵，呵……”

“那就这样吧，”殷郊点点头说，“大家一齐回去吃顿饭。”

话已至此姬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鼻子哼了哼率先迈腿向门口走去，杨戩随后跟上。殷郊和崇应彪走在后头，走出去几步殷郊听到崇应彪小声嘀咕了句话，偏过头去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崇应彪板着脸，没好气地说：“我说，我可真是招了个神仙。”

殷郊：“……？”